

人鬼交通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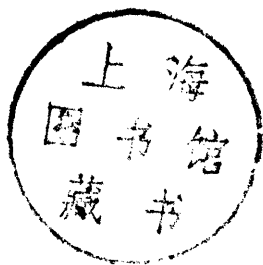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2164B

神基淵岳

西神王蘊章題



人鬼間原無二理但艱消
息阻青鸞而今闢破氣世
界一樣新箇到眼看

羣敏先生 大箸付梓敬題一絕

廣告師周鳴兩題



此影爲奉天雙城縣佟喜成君寄贈。佟君博學多聞。尤擅攝影術。深山叢林。及名園古刹。足蹟幾遍。所到之地。輒攝影以歸。藏入個人私記之海闊天涯錄中。蓋誌其生平遊覽之富也。前者佟君遊本城崔忘年太史第。崔公有名園。遍植蒼松翠柏。點綴無烟火之氣。佟君踴行其中。一身以外。惟有鏡箱一具。縱覽全園。未遇一人。卽於靜榕軒後。攝影以誌。蓋此處古木參天。爲全園之勝。當攝影時。並無別人參與其間。歸而晒取其片。乃赫然鬼影。流露片中。身後又有白光一道。因以大奇。示之園主。惟模糊殊甚。細辯眉目。似亡故之二公子崔九成君。不識然否。茲值本書卽付棗梨。故附訂簡首。並誌數行。以備道友諸君。作研究之助焉。

編者識

目次

序一 虞洽卿先生……………一 至 三

序二 嚴獨鶴先生……………三 至 五

序三 陶寒翠先生……………五 至 八

題詞一 王西神先生……………一

題詞二 周鳴岡廣告師……………一

插圖

奉天崔家園之鬼影……………一

上編

第一章 鬼之原質……………一 至 五

第二章 鬼如何能出沒變幻……………五 至 九

第三章 鬼亦能發聲否……………九 至 一二

第四章 鬼之飲食……………一二 至 一五

第五章 何處是地獄……………一五 至 一九

第六章 鬼之四季變化……………一九 至 二二

第七章 鬼亦有死亡時乎……………二二 至 二五

第八章 鬼之愛情及性慾……………二五 至 二八

第九章 鬼何以較人爲靈敏……………二八 至 三二

第十章 鬼之創造力……………三二 至 三五

第十一章 鬼是否畏人乎……………三五 至 三八

第十二章 將以何術與鬼共晤凡此有身特打坐禱乞……………三八 至 四一

第十三章	鬼之靈異表現……………	四一至四四
第十四章	鬼與生前之恩仇……………	四四至四八
第十五章	病危時何以能見鬼……………	四八至五一
第十六章	祭祀時鬼來享乎……………	五一至五四
第十七章	鬼與屍體……………	五四至五八
第十八章	物類之鬼……………	五七至六〇
第十九章	扶乩之真義……………	六〇至六四
第二十章	鬼之將來……………	六四至六七
	編者贅言……………	六八至七〇

下編

第一章	研究靈學之追述……………	一至五
-----	--------------	-----

第二章	鬼之普通分類……………	五至八
第三章	人化爲鬼之經過……………	八至一二
第四章	鬼世界之法律……………	一二至一五
第五章	鬼世界之幣制……………	一五至一八
第六章	鬼類之食料……………	一八至二二
第七章	鬼之衣飾……………	二二至二五
第八章	鬼之五倫……………	二五至二九
第九章	鬼之男女關係……………	二九至三二
第十章	鬼之行動……………	三二至三五
第十一章	鬼之暫死……………	三五至三九
第十二章	鬼之輪廻……………	三九至四二

第十三章	鬼世界之街市	四二至四五
第十四章	鬼世界之氣候	四五至四九
第十五章	鬼入乩壇	四九至五二
第十六章	關亡之真理	五二至五五
實驗總論		五六至五九
召鬼實習法	<small>內附自打生時詠咒語</small>	五九至六二
與先父靈魂談話記		六二至六六
與亡友靈魂對晤記		六五至六九
與宋教仁靈魂偕游記		六九至七三
與曹霑靈魂同飲記		七三至七六
與鬼鬪智記		七六至八〇

請鬼書畫記……………八〇至八三

續編

- 一 麗鬼贈巾……………一至五
- 二 鬼父指婚……………五至九
- 三 鬼伶奏歌……………九至一二
- 四 鬼戲惡僧……………一二至一五
- 五 詩鬼續句……………一五至一九
- 六 鬼妻晤夫……………一九至二二
- 七 縊鬼求代……………二二至二五
- 八 鬼雄舞劍……………二五至二八
- 九 鬼兵飛頭……………二八至三一

十	鬼友握別	三一至三五
十一	古鬼遺金	三五至三八
十二	艷鬼膩舞	三八至四一
十三	冤鬼索命	四一至四四
十四	文鬼罵僧	四四至四七
十五	鬼母乳兒	四七至五〇
十六	鬼婢調僕	五〇至五四
十七	情鬼纏綿	五四至五七
十八	肥鬼宵浴	五七至六〇
十九	古刹異聞	六〇至六五
二十	瘦鬼諧談	六五至六八

- 念一 富鬼示藏……………六八至七一
- 念二 鬼盜行劫……………七一至七四
- 念三 山鬼化身……………七四至七八
- 念四 鬼媪啖鴨……………七八至八一
- 念五 羣鬼宴月……………八一至八四
- 念六 鬼尼惑人……………八四至八七
- 念七 小鬼畫壁……………八七至九〇
- 念八 鬼倡留髻……………九〇至九四
- 念九 鬼師授技……………九四至九七
- 三十 鬼兒吸烟……………九七至一〇〇
- 卅一 溺鬼斃仇……………一〇〇至一〇三

卅二	俠鬼救弱	一〇三至一〇六
卅三	鬼醫療病	一〇六至一〇九
卅四	巨鬼升屋	一〇九至一一二
卅五	醜鬼換形	一一一至一一六
卅六	鬼竊被擒	一一六至一一九
卅七	雙鬼幽會	一一九至一二二
卅八	英鬼留像	一二二至一二六
卅九	鬼僕打虎	一二六至一二九
四〇	鬼妾吹簫	一二九至一三二

序一

虞洽卿

靈魂之學。吾國人往昔素鮮研究。故鬼之有無。初無定論。然近數年來。歐西學者。對於靈魂學。探討不遺餘力。如英法各國諸大學。多有特設靈魂學專科者。卽如英倫偵探小說名家科南道爾勛爵。最近亦捨棄其筆墨生涯。專從事於靈學之研究。且時將彼與鬼對晤之事實。發表於國中之報章或雜誌。科南道爾爲世界文壇聞人。其言決非妄誕可知。於以知鬼之一物。世間非無有者矣。吾國漢唐間古籍。記述鬼事者良多。其語真幻參半。未必可信。至若清代聊齋子不語等書。類托鬼道以諷人情。其言尤不足信。况舊籍所載。惟記事實。於鬼之原理。更未有能加以說者。他如禪經刀山地獄之說。是不過爲勸懲世道人心計。智者固不之信也。而一二新學者。亦緣是而斥爲

迷信荒誕。以爲人死則已耳。安有所謂鬼哉。然信者終如故。迨及清末伍廷芳博士出使美利堅。多從彼邦靈魂學者游。於此道研究數載。方證明鬼之一物。確爲世間之所有。並亦能召鬼晤聚於一室。有若英國之科南道爾。則鬼之爲有益可知矣。未可概譏爲迷信焉。惜伍博士今已逝世。其生前關於研究靈學之心得。未能成書。以遍告國人。凡國內嗜研靈魂學者。莫不引以爲憾。茲有周君羣敏者。亦我國研究靈學之專家也。將其歷年所積之經驗。箸爲人鬼交通奇觀一書。全書分上下續三編。上輯係叙述靈學之哲理。凡鬼之原質。以及鬼之種種生活。皆憑學理而立說。語皆詳明透達。不作空洞與迷信之談。實鬼學之一大發明。下編所記。盡屬鬼之故事。其事悉極離奇之致。燈底披閱一過。似有無數鬼影。來環繞於我身畔者。不期爲之毛髮悚然。蓋皆箸者熟研於鬼物之生活。故其所描寫。遂能曲盡繪音繪聲之妙。誠

無愧爲今世之鬼董矣。續編所述。則爲箸者自記其與鬼友同游事。文中詳叙鬼間諸情形。皆爲常人所未聞見者。乃一卷鬼國漫游記也。中附召鬼實習法。及扶乩關亡等真理。尤爲研究靈學之士。所亟欲知者。今並詳爲說明。俾讀者盡能打破此神祕之疑團。是洵可謂中國一大奇書矣。國內年來欲研究靈學者漸衆。多苦不得其門而入。其盍以此書爲南鍼乎。

丙寅年孟冬洽卿虞和德序

序一

嚴獨鶴

昔阮籍撰無鬼論。以闢有鬼之說。後復有箸有鬼論者。以反攻阮論之非是。故鬼之爲有爲無。國人聚訟紛紜。迄無定論。其主無鬼論者。則惟知譏鬼神之說爲迷信。而於鬼之有無。未必能於真理上。果有所實驗也。其主有鬼論

者。又皆崇信天堂地獄之言。不知其言。亦渺茫無徵。由是兩者交斥。而終不能得其平。近歲歐美諸士。亦漸多研究鬼學者。其研究之方針。不尙空談。而主實驗。每聞某處有鬼物發現。輒不遠千里。而親往其地實驗之。其研究之結果。果有能親覩鬼物者。卽如昔年法國某處。拿破崙所遺之別墅中。相傳有拿破崙鬼魂出現。於是國中好奇之士。咸往別墅中假寓。以覘其異。宵半輒見短身鬘髮之拿破崙。獨往獨來於諸室中。其鬼影與生前絕無異狀。由是西人之主無鬼論者。至是亦不能不信有鬼矣。而我中國之向執無鬼論者。聞泰西靈魂學者言。亦漸傾向於有鬼之說。但對於鬼學之一切原理。多未能明其底蘊。今者周君羣敏。以所箸人鬼交通奇觀兩厚冊示我。書中所述。蓋皆憑其十餘年來。研究鬼學之所得。發爲哲理之論。其文皆信而有徵。非虛構者所可比擬。今周君將以此書付梓行世。爰書數言以爲序。

丙寅小春月嚴獨鶴序於歇浦

序二

陶寒翠

憶余童齡。嘗以盛夏。追暑於蘇州閭門戚家。戚屋負城垣而作。牆外有高樹橫塘。尤多墓塚。吾居爲小樓一。樓有螭窗。窗闌綠蔭入矣。憑檻閒坐。輕風時集。曾不知其爲炎夏也。一日亭午。飯飽意慵。登樓小臥。時蟬燥正烈。尋夢爲難。正瞑目恍惚間。忽覺唇際有甜汁徐灌而入。味不啻瓊葉玉露。殆非人間所得嘗者。吾奇臧。亟思開眸。奈雙眸緊闔。似經物壓。終不獲稍啓。繼汁之入。我唇愈濃。耳畔復聞有啾啾之聲。其聲之繁。幾於充樓都滿。吾極欲張目。仍苦不能。而汁由唇達喉。由喉入腹。肝腸悉經涼沁。暢美無倫。頃間。啾啾聲漸息。汁之入唇亦稀。後鳴聲止。汗頓絕。雙眸隨啓。起而四顧。樓中一桌數椅如

故。桌上瓶中荷花紅酣如故。返視榻上一枕一簟如故。榻下墮扇如故。昂視壁間。畫屏高懸如故。畫中美人艷笑如故。遙矚窗外。天際雲行如故。遠樹搖曳如故。池塘波皺如故。草際蜻蜓亂飛如故。荒塚靜立如故。更側耳而聽。案上鐘機細響如故。樹頭蟬唱。草裏蛤鳴如故。一切視聽皆如故。無所異也。復以舌捲我唇。亦渺無甜汁之餘賸也。吾始自驚爲遇鬼矣。彼樓外叢塚間。非皆有鬼栖耶。然甜汁之灌。於我爲禍爲福。未可知焉。又以其事不經。輒閱之。未以告人。卽以告人。人亦將嗤其妄耳。吾不甚信鬼。自歷此奇。遂稍稍疑。後復經異事二三。信鬼之心又稍堅。顧終不能無餘疑。頃周羣敏先生以此書示我。吾於燈下盡之。始掩卷支頤而思。思我夙昔種種所遭。果盡爲鬼乎。何今我涉世以來。便更無鬼可遇也。詎我心爲塵網所罣。靈機已窒。靈魂遂不復樂於我接耶。雖然。先生有言。鬼之出焉。不限以夜。白晝瞳瞳。往來於鬧市。

聞者正多。其狀儼然是人。不能辨其爲鬼也。遂知我今之遇鬼。必已頻數。但皆誤以爲人而已。

丙寅八月上旬陶寒翠序于自得廬

人鬼交通奇觀 序三

人鬼交通奇觀

上編

鬼之有無。國人之所亟欲知者也。今歐美各國。研究鬼學者。日多一日。若倫敦。若巴黎。若波爾頓。若維也納。皆設有專事研究鬼學之機關。其會員何止千萬。關於有鬼說之證明報告書。尤堆積如山。多至於不可勝算。若全世界馳名之博物學大家。瓦勒博士。哲學專家。駱傑博士。嘗於此道。費耗其數十載探討之精力。而始獲靈魂哲學 *Psychic Philosophy* 之成功。偵探小說家科南道爾勛爵。近亦舍棄其小說生涯。專從事於鬼學之研索。且已能與鬼魂對晤於一室中矣。若數人者。悉具有靈驚之科學頭腦。非蠢夫愚婦可比。皆以實驗之所得。證明世間確

有鬼物無疑。而我國人尙鮮對於鬼學有精博之攷求。甚有與神仙之談。同斥爲迷信者。是蓋未能身自實驗耳。惟伍廷芳博士。關於鬼學所探討而得之成績。實無輸於英國科南道爾。當其在粵時。嘗屢招程璧光將軍鬼魂談話時。幕僚皆在旁親聆其晤談之言。而深信其事之非妄。自伍博士謝世。而國內鬼學。遂成絕響。雖儘有欲研究此項專學者。然終恨無門徑可涉。是以愚亟箸此書。以供嗜研鬼學諸君。所論悉據哲學科學之原理。爲暢曉之發明。絕不稍含迷信與影響之談。而將國人所向視爲最神祕之問題。詳抉其隱。一一摘發無餘。讀者於此尋覽一過。當恍然鬼國生涯。初無何等神祕之可言也。是爲上編。

第一章 鬼之原質

世間既有鬼矣。則所以成鬼之原質爲何。皆不可不先知者也。我人靈府中。

必皆寓有靈魂 (Soul) 是固盡人俱知者。若人徒有軀殼而無靈魂。必將失其一切智慧。以及喜怒哀樂之情。木然不動不言。等於埃及之木乃伊。故人既有軀殼。卽不可不有靈魂。然靈魂不必定依附於軀殼中。卽捨此皮囊而去。亦能自成其生命。是以軀殼雖有時而毀滅。惟靈魂則不滅。當人臨死之時。其靈魂立覺此軀殼之不能再保。卽離却肉體。悠悠然飄蕩而出。同時肉體中所含有之炭素 (Carbon) 與窒素 (Nitrogen) 亦隨以融散。而靈魂遂急將肉體中所散出之炭素與窒素。仍使之凝合成形。別爲一種生命。亦具五官四肢。一如人體。然已復運用其智慧以指揮之。使其亦能生動。有如生前。此卽爲鬼。可知鬼之有其生命。不獨單具靈魂。且更具備炭窒兩種原質者也。靈魂乃鬼之精神。而炭窒兩素。則爲鬼之物質。精神物質。二者悉備。斯能隨處現形。顰笑自如。不稍異於其已經脫離之舊生命。特其原質之構造。

徒存炭窒兩素。遠不若肉軀之複雜而堅固。是以鬼軀雖外形完備。而實質則異常虛朽。當其飄蕩游散之際。偶誤觸及牆壁等堅厚之物。其鬼軀必且立時肢解。原質四散。有若濃霧之受日而開然。靈魂於此。復急將四散之原質。仍團縛爲一。恢復其舊狀。飄蕩游散如故。大抵鬼軀原質。倘其成分窒素。富於炭素者。其軀必尤輕飄而易渙散。且其所成之形。五官類皆不甚明顯。設此類鬼物發現於夜間燈火之畔。則燈燄必猛縮。幻作慘綠色。甚且燈光遽滅。而人眼卽能於燈火垂滅時。見五官模糊之鬼影矣。然則於鬼現形時。燈光何由而驟暗乎。此無他奇。因就物理論。窒素近火。火光每易於撲滅也。凡稍明化學原理者。必能知之。又或鬼驅原質成分。炭素超過於窒素之原量者。其鬼軀必較堅固而不易渙散。卽其顯形時。五官四肢。並清晰可見。爲狀毫無與生人差異處。我人果於白晝見之。決不能窺破其爲異物焉。然鬼

軀所吸聚之炭素。脫含量逾分。則其顯形之時。勢且若一段焦炭。成爲絕可怕之鬼身。常人見鬼。往往有見鬼形全體皆黑者。是蓋卽含有多量炭素之鬼軀耳。第鬼軀亦必全具炭窒兩原素。缺一卽不能成形。若徒有窒素而無炭素。則將與流動而不能見形之空氣無異。反之。獨有炭素而無窒素。則又將如一陣似烟似霧之物。絕無凝結成形體之可能。兩者旣備。鬼軀成矣。而運用智慧以操縱此軀者。獨特一靈魂而已。鬼軀之靈魂。旣蛻自人體。因是鬼之一切舉動。與人初無特異處。非必人死爲鬼。卽猶惡能禍人也。今我人旣明瞭成鬼之原質矣。始知鬼之所以能成鬼。并無何等神秘可言。譬諸冰之與水。水凝則成冰。冰解則爲水。其名雖異。其質實一。是正自然之理。曾未聞有奔相驚告。謂冰融成水爲奇事者。執是以觀。人之不信有鬼。殆亦如夏蟲之不足與語冰乎。

第二章 鬼如何能出沒變幻

鬼之所以能現形。實緣鬼亦自有其身軀。且此身軀。同爲由原質結合而成之故。非等於模糊之影象可比。首章敍之。其旨詳且明矣。顧吾人所見鬼身。輒有忽然現。而復忽然隱者。旣隱而忽然重現者。其隱現飄忽。幾於奇妙。不可思議。是鬼又操何許神力。而能使其本身時隱時現耶。此亦研究鬼學之一大問題。而必須爲讀我書者。一剖其疑焉。按鬼軀所容納之原質。炭素量過於窒素量。則肉眼常不能見其鬼軀。因窒素之質。空明若玻璃也。設窒素量過於炭素。則其鬼軀。肉眼立能見之。因窒素凝合過富。卽能顯形。經大空間。以太傳達之力。其形映射入人之眼簾。而人遂立能見此至清浙之鬼軀矣。人死以後。鬼魂每喜四處飄游。而不耐靜止。因是鬼魂常使其軀所容納之炭素。超出於窒素之量。俾其軀空明而且輕飄自如。便於四往游散。當其

游散時。偶或吸收之窒素。忽遠過於炭素之量。而人眼即可立見鬼形發現。一剎那間。鬼身復亟自排去。其過量之窒素。令仍保其原有之量。於是人眼所瞥見之鬼形。頓又突然隱去矣。我人所見鬼軀。設有忽現而復忽隱者。卽以此故。在尋常時。鬼無使人見其形影之必要。人當然渺無所見。迨鬼於必要時。而欲與此人晤見。則鬼魂可使其身軀中所含有之窒素。突超於炭素原量。斯時人便能歷歷目覩其四肢五官矣。然同一鬼軀現形。每能自變幻其外形。使無固定之狀。時或自變其形貌爲美麗。或變其眉目爲兇惡。更或幻其身軀使暴長。或幻其手足使奇短。甚且睜目吐舌。披髮浴血。幻作可驚駭之怪狀。此蓋鬼魂暫時主宰其鬼軀。而故變幻此狀者。其所以能變幻之緣由。因炭窒兩素所構造而成之鬼軀。非肉體可比。其質可聚可散。斯能變幻不測焉。惟鬼顯形於此人之目前。倘鬼無所憾恨於此人。則其所顯之形。

必與生前毫無判別。決不稍現特殊之狀態。其所以必現怪狀於此人之目前者。必有所憾恨於此人耳。例如此鬼生前嘗與此人有絕大之夙仇。則其向此人顯形。必故變幻爲猙獰之形以對之。俾觀其驚駭惶急以爲快。但亦有鬼與此人生前並無遺恨。而其顯形於此人目前。忽亦幻作可怕之狀以驚之。此鬼必另有其所以必然之理由在。譬若此鬼常匿居於一空屋中。後空屋中突有人來居住。鬼爲人擾。不獲安甯。而又不忍捨此以去。不得已。乃幻爲可怕之狀。顯形於此人之前。以驚之。其意蓋欲此人受驚而離開此屋。非與此人生前有何夙仇也。此外如自縊或自剄等鬼。其現形時。每幻作臨命時慘狀。此緣斯人死時。靈魂中嘗感受生前肉體上所得之慘痛。其映象迄未磨滅。因是雖死而爲鬼。靈魂中尙牢記其狀。似其臨命時痛苦。至此猶未減退者。於是其現形時。得靈魂之暗示。輒呈臨命慘狀矣。亦有其死狀雖

備極慘酷。乃其化鬼以後。每顯形於人前。竟絕無異狀可見者。有如其死。係受斷頭之刑者。顧其鬼所現之形。頭顱仍完好如故。且容顏和悅自如。不稍作慘痛之色。此則大抵係英雄烈士之類。其生前既視死爲尋常事。故雖受斷頭等酷刑。初不置意。死後靈魂中。乃絕無慘痛之映象。故其死鬼顯形。依舊是無恙之身也。

第三章 鬼亦能發聲否

鬼仗其萬能之靈魂。雖失却生前之臭皮囊。仍能運用其智慧。別構造一鬼軀以代之。其五官四肢。固完備而無缺矣。然則亦能發聲否。曰能。彼雖爲鬼。亦能談笑如生人也。否則徒具鬼軀。乃竟默默無氣息。鬼與鬼之間。將無術互相表現其衷情。而皆成爲啞啞之鬼。則鬼道苦矣。要之。鬼既有其身軀。其內部亦卽有聲帶與舌本。有聲帶與舌本。發音之器卽已完全無缺。自然亦

能發音。更無疑義。且不斯鬼與彼鬼之間。能互相晤談。卽人鬼兩方。亦能各相問答。無些微隔膜之患。蓋聲浪之所以能從此間達於彼間。實全恃乎大空間以太流動之故。鬼既能發聲。其聲浪必憑藉以太而流入大空間。故人能聞鬼之語言。吾人之聲浪。亦藉以太而流入大空間。所以鬼亦能聞人言也。惟鬼軀內部組織。只含炭窒兩素。不似肉體之組織完備而堅牢。因是其所具發音之器。其質較生人爲脆弱。發音之時。其聲浪遂較生人爲低細。不能發爲高音。作大聲疾呼也。顧雖發音低微。其語調甚清淅非常。無混濁之弊。勿論低微至何等程度。人耳聞之。仍能歷歷可辨。一如我人聆無線電話傳音然。昔英國有海軍少校名僕登者。嘗赴美國菲而特非奧游歷。假寓於一美友名渥立佛司之別墅藏書室中。其夜僕登登榻睡矣。忽聞室中有歌聲作曰。『馬鞭草與朱色之丹參兮。打破我迷戀之快樂。』其聲至低。有似

蚓鳴。然僕登能一一辨其辭句無誤。當時僕登初聞歌聲。尙以爲室中別有
人在。下榻巡視。迄無所見。而歌聲亦寂。僕登仍登榻。歌聲復起。僕登大訝。高
聲詢曰。誰歟。深夜作歌。擾人睡眠。僕登語甫已。卽聞有低細之女子聲曰。吾
莎娜也。我自作歌。何干汝事。語止。歌聲輒復宛轉而起。僕登心知有異。徹宵
未敢闔眼。東方旣白。歌方絕。僕登急披衣下榻。以宵來所聞。往告渥立佛司。
渥立佛司拍案驚奇曰。莎娜非他。乃我國女伶。嘗於去歲假我別墅消暑。以
猝患時疫而死於此藏書室中者也。君宵來所聞。殆鬼歌乎。僕登聞言大駭。
不敢復寓是間。卽日別渥立佛司他去。渥立佛司胆壯而素性好奇。如夜亦
卽寢於此藏書室中。欲一驗僕登之言。是否真實非僞。睡至夜半。鬼歌寂然。
毫無所聞。渥立佛司正疑僕登之所述爲憑空搗鬼。才在疑慮間。而室隅低
細之歌聲。果徐徐破空而起矣。其音調至清切無倫。歌曰。『吾悅伊兮又怒

伊曾知戀愛之風味兮。乃既苦而復甜。吾今將默禱於愛神之前兮。願更無以金箭刺我心田也。『渥立佛司知此歌辭。乃莎娜生前所時時歌唱者。急下場四視。而室中渺無所見。歌聲隨止。遂信僕登之言果非誣。翌日。急以此報告國內鬼學研究會。會中立派一專研鬼聲之會員名瓊森者。親來渥立佛司別墅中實驗。且攜收音機來。備鬼發音時。卽收其音入機中。藉供他日公衆之研究。瓊森既蒞別墅。是夜卽獨居於藏書室中。待久。果亦親聆吾悅伍兮。又怒伊之鬼歌。瓊森卽開動收音機之機括。將鬼歌完全收入機中。後復將收得之鬼歌製爲話片。召集全國發音專家。作精密之研究。結果證明鬼音之聲浪。較之人音須低降至百分之五十二云。此話片至今尙保存於美國鬼學研究總會。乃一鬼音比較人音爲低弱。最爲明確之鐵證也。

第四章 鬼之飲食

人軀必需飲食之營養。而得能生存不息。果飲食一絕。生機既斬。此肉軀必亦不能存在矣。且不獨我人類如是。下至禽獸草木。亦曷嘗不需營養料哉。禽獸之營養料。不異於人。卽需飲食之品。是草木之營養料。如日光雨露皆是也。夫鬼既有其鬼軀。卽有其生命。有其生命。勢必亦有其營養之料。方能使其鬼軀生機之不致斬絕。然則人死而爲鬼。豈亦另有一種鬼米鬼茶。可食可飲者耶。此可飲可食之鬼米鬼茶。非他。卽爲鬼惟一之營養料。炭素與窒素是矣。蓋鬼軀之原質。乃炭窒兩素之所構成。其所需之營養料。自不同於備有肉軀之人類。其所以能生存其鬼軀者。惟賴乎炭素與窒素。偶缺其一。卽可失却其鬼軀之生命。由是鬼爲維繫其生命計。其需要炭窒兩素。正等於人類之必須有米與茶。則謂炭窒兩素。爲鬼米鬼茶。又何嘗不可。但鬼之得此營養料。其術甚簡。祇須游行於大空間。一如魚之在水。其所需之營

養料。便能隨其吐噏。而充滿其軀。因炭窒兩素皆盈於大空間。幾於無處無之。鬼之得此。正似魚之得水。毫不艱難也。如窒素一項。其在大空間之成分。殆占有空氣四分之三。則鬼之營養料。其富可知。而炭素一項。在大空間之成分。雖較窒素爲略稀薄。然在荒野間。凡動植等物之已經腐爛者。其炭素之發洩而出。亦永無盡時。鬼之所以恆棲息於人跡稀少之荒野間。蓋緣地中多腐爛之動植物。大空間所含有之炭素。視城市間爲多。鬼爲需要此炭素。以營養其鬼軀。故不得不常捨開城市。而往野地。亦若魚之多趨於大澤。自爲其生命。能更得充分之營養故耳。詎爲他哉。中國舊說。輒謂人氣屬陽。鬼氣屬陰。陰陽兩氣。互相抵觸。陰氣必不能敵陽氣。故鬼物欲避陽氣之抵觸。每不敢集於人跡衆多之城市間。而恆躲藏於古墓殘塚間。此說實屬於理想之談。非實驗之論焉。炭窒兩素。既滿佈於大空間矣。非有斷乏之時。鬼

軀生命上所需之營養料。將永無闕飢荒之日。故鬼得以隨處吸納。以營養其身軀。而其生命亦無意外斬絕之虞。由是而鬼與鬼之間。各得安然享受其大空間所予與天然之飲食。得之既易。亦無所得不能平均之弊。其生活上之快樂。正與我所夢想之樂園無異。詎若人類中。時有糧食告絕之恐慌。且有終日營營而不獲一飽者。卽戰爭之所有發生。亦未始非各爲其圖存故。而所以能自圖存者。糧食耳。故人類之戰爭。卽謂爲糧食之戰爭可矣。人類糧食。無平均享受之日。則戰事亦永無告終之時。其所以必戰爭者。固爲圖存其生命計。而其所以欲圖存其生命者。恐怖於肉軀之死亡也。不知死而爲鬼。其生活上安寧。有較人類艱難之生活。其優勝且千百倍而不止者矣。則人又何必畏死也。又何必因圖存其肉軀。故而不息其戰爭也。其蠢其愚。鬼且笑之矣。

第五章 何處是地獄

當靈哲之學。尙未昌明以前。我國人類皆崇信禪書地獄之說。謂人死化鬼。九泉之下。更有一地獄以羈鬼身。且獄中備有刀山劍樹。油鍋血磨等種種酷刑。凡生前行惡者。及其死後必且飽嘗諸苦。永無超拔之時。謂地獄中別有操最高權威之閻王判官。專司賞善罰惡之職也。此種荒唐不稽之說。本屬釋家寓言。將藉以勸人行善故耳。非必地下果有此境焉。更進一層以暢言之。則地獄卽在人間是矣。蓋人死爲鬼。其所居之地。仍在世界上。非除此世界以外。別有一鬼世界在也。今我所居之世界中。凡人跡所能至者。卽鬼亦能至之。第鬼軀不欲恆入常見。以是人亦不能常見鬼影。故我人行於街道。亦有無數之鬼同行於此街道中。而我人不知也。我所居之房屋中。亦有無數之鬼同居於此房屋中。而我人亦不知也。他若荒林野墟之間。尤

爲萬鬼紛集之場。其萬態畢現之情形。正不啻於人類最熱市之社會。此中之鬼。亦有挾臂同行者。亦有共坐談話者。亦有臥而憩息者。亦有相搏爲戲者。倘其生前好歌者。則亦時時悠然而歌。倘或生前好調諼者。則亦往往相對作笑謔。若生前沈默寡言者。則亦恆低迴而思。若生前素性樂天者。則亦常掀唇而嘻。一言以蔽之。人間所有之百態。鬼類亦無一不備。此一幅鬼趣圖。設在月白風清之夜。叢林荒塚之間。固無時無之。惟人死爲鬼。既同具一炭室兩素所構成而成之鬼軀。舍須得大空間之炭室兩素爲營養外。更無別項需要之物。因此人既成鬼。更無所謂名利。並更無富貴貧賤之階級。生爲達官巨紳。或賤隸廝養。死則一視同仁。彼此亦互相同處。不知何者爲貴賤。何者爲貧富也。以是此鬼世界。亦卽爲大同世界之實現。生前種種名利。至此撒手而盡。反自覺如擺脫於繯綑之中。其爲人時。常以爲鬼境爲地獄。

死後偷自加迴想。當啞然而笑。謂地獄之苦。卽在人間。如爲名利兩字所惹之煩惱。在當時方寸間所遭受之心刑。其痛苦又何減於刀山劍樹油鍋血磨耶。詎料一死而百了。不再受此心刑之蹂躪。其爲鬼之樂。將何似也。生前所意想之地獄。一經親歷。乃安樂如天堂矣。當我國伍廷芳博士。任駐美公使時。識一西友。研究鬼學至精博。並擅攝鬼影術。又能至荒塚古墓間。與鬼接談。實行作鬼國之遊。凡彼死去之亡友。皆一一能見之。每向伍博士盛道鬼間之快樂。一日。且持一鬼攝影示伍博士。以證實其言之非誑。伍博士見此鬼影中。計有男女數十人。皆集於一橡林中。互接其手。作希臘式之循環跳舞。目笑眉語。喜容可掬。其中有一男鬼之面貌。伍博士且辨識卽爲其死友。乃一大學教習。在十餘年前身故者。然攝此鬼影之西友。初不知也。伍博士立取一教習生前所攝之影片。與此鬼影一參照。果體態鬚眉。迴無差異。

伍博士卽語其西友。謂此教習生前。誠雅嗜舞蹈者也。後此鬼影復經他人索閱。並認識鬼影中。有意大利之雕刻師。有法國之葡萄酒商。及瑞士旅館主人。俄國名妓等。而考此數人生前事蹟。都非互相熟識者。緣是而知人死爲鬼。不獨無貧賤富貴之分。且亦無國界之判別者矣。此西友所攝得之鬼影。尙不止此一幀。但其所攝之鬼影。幾於無一不露喜悅歡笑之容顏者。於以知中國吳道子地獄變相之圖。正自寫其人間地獄之變相耳。若在鬼間。寧有此醜惡慘厲之情境哉。

第六章 鬼之四季變化

夫鬼軀原質之組織。既特殊於人類血肉構成之軀壳。且其原質之組織。又全恃乎靈魂吸聚大空間之炭素與窒素兩者構合成。故其軀體不能若人類肉體之一定不變。而每隨大空間氣候之轉換。而亦隨以發生種種不

相等之變化。是卽四季變化是矣。然則其四季之變化爲何如也。有如在一年之春季。大空間氣候調和。日暖風溫。無過寒與酷熱。鬼屆此季。於其靈軀兩者。皆能發生非常愉快之感覺。卽其軀間所吸聚之炭窒兩營養料。亦至爲平均。故其軀體亦得平均之發達。絕不稍呈異狀。此季可名之爲鬼之平養時期。及夏季已臨。氣候奇熱。大空間所包容之炭窒兩素。隨空氣而鼓盪甚烈。其流動異常迅疾。不若春季之平和。故鬼軀亦隨以追逐無定。有似風轉楊花然。鬼軀之體質。乃由靈魂之指揮。而使之較他季爲特別輕捷。以求適宜於此季大空間之生活。然靈魂以何術能指揮其體質。俾輕捷也。卽其於吸聚營養料時。使炭質原量加重於窒素是矣。故此季實爲鬼軀最爲輕捷。而流動不息之時。可名之爲鬼之捷動時期。迨夫夏旣去。新秋始至。此時氣候漸由酷熱而卽於涼暢。大空間空氣之鼓盪。並亦歸于靜和。而鬼軀亦

因是由動漸趨於靜之一境。更兼秋季萬物衰殺。動植物之死亡與腐爛。較他季爲特多。緣是大空間之窒素。亦格外濃厚。此時鬼來往於大間。每易吸聚多量之窒素。而加重其體質。不復如夏季之大爲輕捷。我人發現鬼影。恆在秋季。卽因鬼軀原質中之窒素。輒易逾量。而遂致顯形。故此季可名爲鬼之體重時期。由秋季而下降於冬季。氣候旣極嚴冷。大空間百物原質。多歸於凝縮。更不甚流盪。故鬼軀間炭窒兩素。亦皆緊結不易渙散。因是而鬼軀漸呈不強之狀。遠不若夏季之輕捷。於是鬼乃恆現其靜止狀態。多棲息於風雪之所不能及處。以待氣候之復歸於溫暖。此季可名之爲鬼之收藏時期。綜論之。鬼之所以必有四季變化者。非其自身之欲變化。實爲迎合四季大空間空氣之轉換。以求其生活之適合耳。而細察其四季變化之度。亦頗合於萬物枯榮循環之理。世間百物。春夏爲生長。秋冬爲收藏。乃至於鬼亦

然此實鬼學上一極有趣之問題也。所謂枯榮循環之理。此卽爲大自然。凡物適於大自然則存。不適於大自然則勢且歸之淘汰。觀於鬼之有四季變化。可知鬼實極能適合於大自然之原理者。則鬼之能與百物同保其生命於此大千世界中。固其宜矣。

第七章 鬼亦有死亡時乎

人間有生有死。死而爲鬼。鬼亦更有死亡之時乎。今欲解決此問題。應先了解鬼之靈魂。能否永久不滅。蓋鬼軀之能由炭窒兩素構合成形。實靈魂之力有以主宰之也。其靈魂存在。其鬼軀亦隨以存在。緣是鬼軀雖有時誤觸及牆壁等堅質之物。而忽然致於解裂。然靈魂不滅。仍能立即團而結之。依舊完備其鬼軀原狀。故鬼非失却其靈魂。則其鬼軀亦永久無死亡之一日焉。然則靈魂果有消滅之時否。曰有。靈魂者雖生前具之。死後具之。顧亦有

其強弱之別。如其生前爲英雄義士。秀才雋豪之類。則其靈魂至強。死後爲鬼亦然。如其生前爲愚夫蠢婦。猥兒癡孩之類。則其靈魂極弱。死後爲鬼亦然。人生之壽命。視其肉軀之強弱而別其短長。若鬼軀壽命之短長。則須視其靈魂之強弱而區別之矣。是故英雄義士。秀才雋豪之類。其死後爲鬼。靈魂至強。毅無倫。以是其鬼軀之生命。亦極永久。有歷千秋萬歲而不汨沒者。其生存之期。不能測也。若愚夫蠢婦。猥兒癡孩之類。其生前之靈魂甚薄弱。至於死後亦然。特靈魂爲天地間精氣之所融集。非血肉之軀壳。所能相提並論。其成也非易。其滅也亦難。據廷芳博士精密之研究。始知雖最薄弱之靈魂。當其化鬼以後。仍可經歷二百五十年而後。方歸於消滅。因是而知靈魂最薄弱之鬼。其生命期亦可至二百五十年之久。若未滿二百五十年。決無死亡之鬼者矣。鬼之靈魂強者。猶如快刀。愈用而鋒愈利。故其消滅不易。

弱鬼之靈魂。猶若銹鐵。愈用而其質愈磨。故其消滅甚易。當靈魂悠悠然而消滅時。其鬼軀突失其主宰者。遂似烟霧然。四散飄裂。仍歸於大空間。返其炭窒兩素之本體。鬼於此時。作何態度乎。亦如人之病死時。軀體間感覺痛苦否。曰。不蓋鬼軀既異於人類血肉之軀。在其死亡時。不過炭窒兩素之飄散。又何來痛苦哉。此時鬼惟自覺靈魂日漸減去。靈魂力有似人類之患神經麻木然。靈力既減。鬼亦自知其去死亡之途勿遠。每憩止於荒塚古墓間。以靜待其生命之消失。於是其靈魂間之靈力日減一日。即其所吸取之炭窒兩原素。以靈魂之指揮。更不如昔時之敏銳。時時有才聚才散之狀。迨靈魂之靈力將完全消却之時。則其所需之營養料。幾於不獲吸收充分。而其四肢五官。愈見解體。迨靈魂完全消失。同時其鬼軀亦化爲烏有矣。此即靈魂死亡之狀態也。願鬼既有死亡矣。彼亦視死爲畏途。一如人之懼化爲鬼。

否曰否。鬼初不視死亡爲可懼。緣其亡死時。絲毫無痛苦。故且其生命之死亡。有一定之年限。並無如人類夭折強死等情。既屆死時。亦無醫藥可以援救。因此種種原因。鬼之視其死亡。以爲理所當然。並不有所憂慮矣。執此以論。豈鬼非屆其應死之時。誠絕無可以早死之術者也。且人死爲鬼。其生活至覺安樂。無大痛苦。鬼亦決不自求其生命早亡。卽有早死之術。亦無所用之。遑論並無其術乎。

第八章 鬼之愛情及其性慾

愛情兩字。有廣義與狹義之界說。廣義者。若父子之情。朋友之情等。舉所謂愛情也。倘就狹義言之。卽男女兩性間之愛情是矣。此廣義與狹義之愛情。上自人類。下至禽獸皆有之。特人類較之其他動物。爲尤濃摯了。然則人死化爲鬼。於其生前所有之愛情。能仍保全勿失否。爰答曰。凡人生前之愛情。

死後仍能一一保全。一無所失者也。人至於化爲鬼。一切名利莫不拋擲盡之。猶至於天賦與之愛情。終能深印於鬼魂內。不稍磨滅。是以生爲父子。死亦爲父子。生爲朋友。死亦爲朋友。其他亦然。譬若某某之父。已死去成鬼。及某某死後。必能仍往就其鬼父。鬼父亦必對於其鬼子。撫之愛之。一與生前無別。又如某甲與某乙。生爲至交。甲已先死。不久乙亦死。甲鬼必非常歡迎此新死之乙鬼。相見伊始。仍相握手言歡。滔滔互敘其闊別之意。此後亦必常相聚談。不失其生前朋友之情。此乃鬼與鬼之間。所有廣義之愛情也。至若男女間狹義之愛情。其死後甜密之情。亦與生前相等。例如生爲夫婦。死亦爲夫婦如故。且男鬼與女鬼間。亦有所謂戀愛。及其性欲之作用。惟其戀愛。決不若人類之濫而無度。非兩性間性情至於十分投契時。決無戀愛之可言。而一至戀愛成熟以後。亦更無謬然背悔之理。以是兩性之鬼。祇有始

終之戀愛。而獨無失戀一名詞。發現於鬼國情場中者。至於鬼之性欲。則係其生前靈魂內所遺賸。其量類皆甚淡。試若生前之濃厚。不過男女於明月清風裏。偶受外境之誘惑。起其慾念。而一試其生前所有兩性間性欲上之舊方式耳。且不徒鬼與鬼之間。尚有發生性欲上之情形。卽鬼與人之間。亦偶有同樣之事發生者。但此非普通所有。實爲超出於常例之變異。大致如一女子。其在生前之性欲。極爲熱烈。至其死後。其熱烈之性欲。猶完全留於靈魂間。未嘗稍減。彼乃甚嫌鬼與鬼之間。其在性欲上所行之方式。不能使其靈魂上。感受最高度之愉快。於是彼由於性欲之不滿足。與不能遏止。忽然異想天開。顯形人類一男子之前。幻爲極美麗之姿首。以媚惑之。乃使其與已行此性欲上之方式。俾其靈魂間性欲之要求。得以舒暢無遺憾。此類變異。中外各國。皆有所聞。如我國詞章專家程懋林君。年輕時。曾遇一豔鬼。

每夜必來與之綢繆。達旦方去。迨程君年壯有室。豔鬼遂不復來。又德國有一女子。夜間必有一男鬼來。與之尋歡。百方遣之。不肯去。如是約一年有餘。此女子不堪痛苦。終至患病而死。此兩者。皆性欲強烈之鬼。來向人間以求滿足其所需要。實爲偶有之事。非爲鬼性之常。置之作爲例外論可矣。然又有本爲男性之鬼。而忽幻爲女形。本爲女性之鬼。而忽幻爲男形。誘引人類之男子或女子。與行性欲上之方式者。此大抵係斯鬼與斯人。本有何等宿冤深仇。死不能忘。藉此媚術。以蹂躪生者之身軀。因人與鬼交。於其肉軀上所得之害甚大。果久久爲鬼所媚。並能喪失其生命。如所述之德國女子。卽其例矣。第無論鬼與鬼交。或鬼來與人相交。皆不能有其生育之能力。此無他。以鬼身非血肉之軀故耳。

第九章 鬼何以較人爲靈敏

人類有不能爲或不能知之事。而在鬼則悉能爲。悉能知之。幾於無所不能者。於以知鬼乃較人爲靈敏也。夫人爲萬物之靈。故其智慧超勝於其他動物。實緣其靈魂之靈力。視禽獸等類爲特富之故。然人類既有此血肉之軀壳。靈魂每感指揮之不便。又兼我人涉世之後。被社會間種種道德習俗之類。以限制其智慧之自由。因是靈魂雖備有天然絕大之智慧。而可以自由發揮者。此時乃如受一重無形之桎梏。亦不令其有自由發揮之可能。於是此可憐之靈魂。不得不蟄伏其間。更不能運用其完全之本能。以操縱此頑固之肉軀。我人年齡愈長。而智慧愈縮。反不若孩童時代之靈敏。卽以人世閱歷愈深。而天賦之靈魂。日被囚縛之故。然靈魂之靈力。雖遭桎梏。其本能猶完全存在。未嘗稍有退化。不過蘊而不洩耳。迨人死後。此靈魂既脫離此頑固之肉軀。無形之桎梏隨卽釋去。仍得恢復其原有之本能。遂運用其智

慧。而別組成一由炭素窒素兩者構合之身軀。此軀輕靈而便捷。迥不若生前肉軀之頑固。斯鬼魂得以控制自如。用其本有之智慧。而爲所欲爲。知所欲知。無往而不自由。不若爲人時。每有反被肉軀以及道德習俗等種種束縛之苦矣。既無所束縛。而靈魂間之靈力。又得以盡量運用於其靈軀兩者之間。絕無扞格之患。則鬼之能較我人爲靈敏。豈無故哉。因是而人類所不能爲。或不能知之事。惟鬼皆能爲之知之矣。譬諸有一鬼在南京。而此鬼忽欲立往北京。鬼軀卽得鬼魂指示之力。而駕其輕靈便捷之軀。瞬息卽能由南京而達於北京。其來往之迅速。雖燕子之飛。亦遠不能及。此斷非我人類血肉之軀。所能爲者也。而鬼則能爲之。且靈魂本爲萬能之物。當其寓生於人間。其靈力既受肉軀及道德習俗等種種之掩蔽。有如浮雲之蔽月。月光頓覺黑暗。及浮雲既散。光明依然能偏矚大地也。故人類有所不能知者。鬼

皆能知之。一若月色之仍歸光明。而得普照大地然。譬若一鬼現在杭州。而其生者之家族。乃寓於蘇州。彼時蘇州家族中。種種之情狀。鬼在杭州。悉能知之。雖生人一舉手一投足之微。鬼亦瞭然窺知。此亦人類所不能知者也。但人類之靈魂。倘其靈力尙未受外感之十分蒙蔽者。亦偶有能遠知千里之感覺。例如有常熟道友某君。現在寧波。而其家族仍居於故鄉。一日某君心頭突然發生怔忡之徵象。恍惚有靈機觸發。似其心中得有指示。謂其故鄉之父親。有何不利情形者。於是某君忽動歸思。急回常熟。而其父親果於自身發生靈機之日。暴病身死矣。當某君靈機動時。即得靈魂之暗示也。第人類靈魂不能盡量發揮其靈力。故某君在寧波時。祇能得恍惚之象。而終不能明知故鄉父親暴死事。若在鬼即不然矣。而鬼不獨能明知現在所發生之事。即未來之事。若禍福吉凶之類。亦能仗其靈力之探索。莫不洞知灼

見此更非我人類所能知者矣。倘召鬼魂而叩以吾人未來之事。亦能得相當之答復。如未來之巨禍。或將後之大福。每不完全指示。不過諷以隱語。以及玄秘之詩詞。使吾人意會而不得。蓋鬼不願示人先機。恐礙及世界道德之方向也。在泰西各國。雖者所謂預言家。有能預測將來之事。如某年世界將有大戰。某月某處將有奇災。皆能逆料。到期試之。其言亦間有驗者。是即其人之靈魂靈力。未曾過被外境之蒙蔽。故其所得暗示。亦較他人爲略較清晰。遂能預言將來矣。顧其靈魂終不若鬼魂之聰明無蔽。而其預言。驗者蓋鮮。

第十章 鬼之創造力

凡有生機之動物。類皆有其靈魂。有靈魂。卽有其智慧。有智慧矣。卽有其創造之能力。人類不必論。卽如禽獸虫豸。亦莫不皆具有創造力。蓋禽獸虫豸。

亦有其纖細之靈魂。並有其智慧者也。故如鼠類之能破壁成穴。鴉鵲之能折枝成巢。蜘蛛之能吐絲成網。悉卽其特具之創造力。第此數者之靈魂與智慧。並甚微薄。由是其所具之創造力。亦綦有限。至於人類。其靈魂與其智慧。兩者皆偉大無倫。以是其創造力之廣博。斷非禽獸虫豸之類所能及。其萬一。然則人死爲鬼矣。其創造力能仍如生前之廣博否。不知鬼物之靈魂。既較人類爲靈敏。而其智慧更遠勝於生前。卽其創造力。必尤勝於生前無疑。故鬼且有萬能之靈魂與智慧。亦卽有其萬能之創造力。人類之創造力。固遠勝於禽獸虫豸等物矣。而鬼之創造力。更非人類所能希及者焉。譬如人類欲構造一絕巨之大廈。則非費絕大之材料與工程不可。若在鬼類欲成此同樣之大廈。則彼祇須由靈魂之指揮。召集大空間之炭素與窒素。使其於剎那間。卽可立成一至煥美之大廈。凡樑柱瓦壁。莫不一完備無缺。其

間亦有廳有樓。有亭榭。有廊軒。一如我人所居之房屋然。此鬼廈既成矣。屋中之器物無有焉。鬼魂仍能指揮大空間之窒素與炭素。使之成爲百物之形。若者爲桌椅。若者爲牀榻。若者屏風。若者瓶盞。亦能在一剎那間。充滿於此大廈中。顧成之既易。而毀之亦不難。果鬼不需此大廈時。彼卽復指揮此廳樓亭榭廊軒桌椅牀榻屏風瓶盞等等。仍一一回復其炭窒兩素之本體。而此精美華煥之大廈瞥眼間遂化諸烏有。一似海市蜃樓之隨起隨滅然。以是凡鬼有其理想。亦卽能使其立即實現。而人類則不能也。鬼既有此萬能之創造力。因是每有藉此以遊戲於人間者。而人類遂致於時受鬼物之揶揄矣。爰舉一例以證之。如吾邑有某甲者。貧困甚。輒苦阮囊之羞澀。有鬼窺知其故。乃立即實施其創造力。匯聚炭窒兩素。製成金錢無數。其金錢之模型。與人世之所通行者。絕無二狀。乘間藏於某甲枕畔。某甲初不覺焉。迨

其登榻睡時。驀見有無數燦然之金錢。堆於枕畔。則驚喜欲狂。疑得神助。又恐被梁上君子窺見而竊去。乃連夜藏之於箱中。且加鎖焉。及翌晨啓箱視之。則此無數燦然之金錢。忽已一一不翼而飛去。蓋鬼乘其啓箱時。已重將其創造之金錢。使之仍化爲炭素與窒素之原質矣。某甲乃大駭。猶以爲神之戲弄。初不知有鬼作祟於其間焉。夫人類製造一金錢。雖藉機器之功。亦非頃刻之所能成。然鬼竟能於一瞬間。成此無數之鬼錢矣。則鬼之創造力。其偉大又何如也。詎我人類之所能及哉。

第十一章 鬼是否畏人乎

我人設聞某處有鬼物發現。則必相驚失色。趨避不遑。從未有樂而親之者。良以在普通人心目中。類以爲人死化鬼。卽成異物。而謂鬼之性情舉止。必皆蠻橫兇惡。無可理喻。遂畏之不啻毒蛇猛獸。以爲鬼物能禍人者也。此實

緣不明鬼之性習所致。果能明之。當知未必皆然耳。人固畏鬼矣。然鬼亦畏人否。曰鬼亦畏人者焉。鬼又何因而畏人乎。正以我人多視鬼爲兇獍可畏。而遠避之。鬼知人之不欲與己近也。乃亦處處避人。不敢與人相近。卽相近矣。亦不敢遽爾顯形。誠恐己形一現。斯人必且見而驚懼。既無益於己。並有害於人。此正鬼之所勿願爲者。因人之畏己而已。亦因人之畏。反畏人矣。此爲鬼畏人之原因一。又人死化爲鬼。與生人之關係日淺。甚或人鬼異途。更關係之淺者亦并無之。而鬼與鬼之間。則親暱日深。既另有所暱。卽遠其關係之淺或無者。積之既久。不獨遠其關係之淺或無者。且見之反覺厭惡。惡之甚。轉復因惡生畏矣。人情亦正如是。不特鬼物如是也。此爲鬼畏人之原因二。且我人既視鬼爲異類。謂爲蠻橫兇惡。不近人情之怪物。而不知在鬼眼中。視我人類。正亦以爲蠻橫而兇惡。不近彼鬼性之怪物。若爭名攘利。巧

取豪奪等種種人類普遍惡習性。鬼類所無有也。但在我人類。於此種種惡習性。相習既久。視爲當然。初不云奇。特在鬼類視之。卽無異。皆爲張牙相噬之大怪物矣。故鬼終亦畏人。一似人之比鬼爲毒蛇猛獸然。此鬼畏人之原因三。有此三大原因。故人畏之間。各謂可畏。卒無可以互相接觸之期。然鬼固畏人矣。其間亦自有不畏人者。一如人之亦有不以鬼爲可畏者。此不可一概論者也。於是人有不以鬼爲可畏。而冀有能與鬼互相接觸之機會。則鬼知其所以。卽亦樂近之。西洋研究靈哲學者。類能與鬼爲友。便以此故。又如此人雖尙未化爲鬼。而其特性頗森森有鬼氣。鬼覺此人雅能與己性相近。則亦輒好近之。此卽俗諺所謂陽氣輕者。鬼必襲之是矣。而鬼與鬼之間。亦非必一一皆爲善類。有若人類之良莠不齊然。因是常有種種鬼類中之不良份子。窺知人類之皆畏鬼也。則挾其生前之遺傳之穢暴習性。而來騷

擾於人間。或幻作猙獰之狀態。故現形於此人之前。以駭之。或將已魂附諸其人之身。觀其疾病呻吟。以爲樂。此類惡鬼。大抵其生前亦必非善類。大都爲盜匪之屬。生前惡性尙留存於鬼魂中。未曾汨沒。遂有此種種反常之舉動。以爲害於人類。而人類以爲鬼物皆如是也。終於以爲凡鬼莫不皆兇獍可畏矣。奚知鬼類固非一一盡如此無賴者。正獨人類中之爲盜爲匪者。究亦居之少數耳。第鬼物畏人之心。終較人之畏鬼爲尤烈。故我人果遇惡鬼來擾。宜從容不驚。反與之揶揄。則鬼亦沒奈何。輒後退避。後此且更不敢復來。如昔石濤山人。嘗遇一鬼。幻作黑面。以駭之。石濤乃亦塗墨於額上。如鬼容。顧之而笑。鬼自知己之不足以駭彼也。遂急隱身遁去。觀此故事。可知鬼之伎倆有盡。其來騷擾。不難驅之俾去。我人又何必畏鬼也。

第十二章 將以何術與鬼相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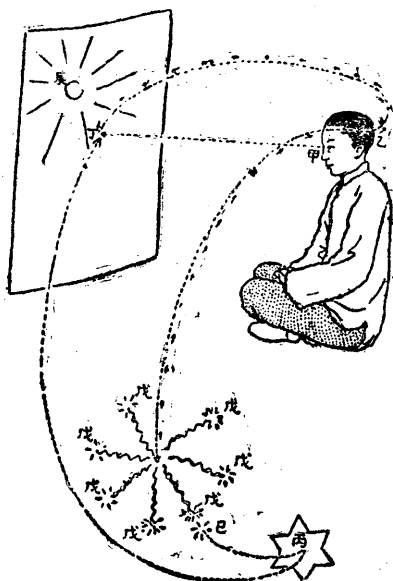
欲與鬼相晤。其術非難。首須堅信鬼之一物。實爲世間所有。而斷不可存聊以嘗試之心理。常言精神可感鬼神。果能抱此誠敬之心。便能感動此鬼物。而與己晤見。惟須鍛鍊功夫。使我靈與鬼靈。可以操縱自如。於是乎人鬼兩途。乃通鍛鍊之法。厥惟（內）（外）二工。苟缺其一。而求靈學。幾若緣木以求魚。萬無幸成者也。

內工者。卽吾人平素之德行也。言必信。心必慈。事親以孝。待人以恕。報主以忠。馭下以寬。忘人之仇。憶人之恩。憐危濟急。息事寧人。見義勇爲。當仁不讓。戒二色。重倫常。輕利而重義。奉公而忘私。若是則心地光明。而靈魂亦白璧無瑕矣。人旣懷此純潔之靈魂。神鬼乃樂與周旋。加以相當之外工。在六七月內。卽能實行人鬼交通矣。

外工者。卽釋家之參禪。道家之靜坐也。鍊工在每日清晨。約五分至十分鐘。

之時間。盤膝垂手。手背向下。手心向上。置於丹田之下。仰託兩股之上。伸腰直頸。閉目凝神。守竅以防七賊。儲精而啓靈府。工行不厭其久。成道不求其

鍊工姿勢式



(甲)……竅

(乙)……靈府

(丙)……炭室

(丁)……牆壁

(戊)……靈魂

(己)……鬼靈

(庚)……七賊

速。內外並重。性命兼顧。如是累數月之久。靈物一躍而出竅。直趨對方壁上。
 (鍊工須面壁而坐) 反射而入靈府以出竅。乃接觸大空間炭室二素。如

電流之四射。卽與鬼靈相接。回趨壁上以歸。於是欲思何鬼。不速可至。鬼之聲形言笑。廬山畢現。有問必答。惟靜逸者。成功較易。暴躁者。收效稍艱。竟有歷一年餘。而一無所成者。但切勿半途廢棄。蓋恐功敗垂成。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特鍊工之時。萬勿心懷雜念。恐七賊蔽固於牆壁。而絕人鬼交通之要道也。鍊工既畢。當卽雙手揉面。方不致爲寒氣所乘耳。

第十二章 鬼之靈異表現

世間固有鬼異。而鬼之靈異表現。又可詳別之爲五種。一曰、集合觀象。二曰、異形觀象。三曰、畜眼觀象。四曰、物質變象。五曰、靈魂照相。此五者並足以證明有鬼說者也。集合觀象者。蓋同一鬼物。其顯形於每一人之前。形態悉同。而絕不稍有變幻。例如某甲在某處發現一鬼形。其狀髮濃口闊。身矮而肥。猶一冬瓜。然後某乙某丙某丁等等。亦於某處見此鬼影。其狀髮濃口闊。身

矮而肥。與某甲所見。絲毫無二狀。此卽集合觀象是矣。異形觀象者。蓋同一鬼物。而其顯形於每一人之前。皆改易其狀態。而絕不相同。例如某處有一鬼。其現形於某甲之前。爲容顏絕美之鬼。繼現形於某乙前。忽幻爲眉目極醜之鬼。更現形於某丙前。又幻爲一至長之鬼。迨現形於某丁前。倏復幻作至短之鬼。此卽異形觀象是矣。集合與異形兩觀象。皆鬼之顯形。而人類肉眼所能見者也。畜眼觀象者。蓋此鬼物。其現形。人類肉眼並不得見。而若犬馬等畜類之眼。則反能見之。例如某家畜一犬。一日夜間。此犬突然向空狺狺。狂吠不絕。似有所見而欲噬之。或忽然垂首嗚嗚。作慘鳴。遽爾匿伏牆隅。不敢出。此必犬眼見有鬼形。而發生恐怖無疑。此卽畜眼觀象是矣。物質變象者。此鬼並不現形於人眼。或畜眼之前。惟隱去其形。憑一物質而發生種種變異之事。例如某家之門。初無人開闔。而忽自啓閉。或其室中所陳之桌。

椅突然自能運動飛走。是乃有鬼物憑於其上。故能無因而自動也。此卽物質變象是矣。靈魂照相者。蓋鬼藉人之攝影。而現其影於影片上也。靈魂照相之首先發明者。係美國紐約之瑪姆勒氏。瑪氏好攝影術。一次嘗赴郊外無人之境。攝天然風景。乃將乾片沖晒後。視之。影片上忽發現一人影。瑪氏大訝。更重至其處攝之。而片上仍現此人形。瑪氏才知此初非人影。乃鬼影也。其事既外播。於是紐約全埠居民。皆相驚云。奇旋爲當地法院所聞。以爲必瑪氏作僞惑衆。將處以監禁之罪。瑪氏不服。自請作事實上之實驗。法庭允之。卽延聘國中攝影專家若干人。用嚴密之方法。考驗瑪氏所攝之鬼影。是否出諸僞造。結果。衆皆證明瑪氏所攝諸片。實毫未含有何項詐術。復由攝影名家黎斯。親至瑪氏所攝得鬼之處。自攝影片數紙。洗出視之。果亦一一發現與瑪氏攝得同樣之鬼影。而瑪氏之冤。得以大白。不徒無罪。且法庭

諸裁判官皆賀其對於靈魂哲學上能從無意中獲到此絕大發明焉。然自瑪氏發明鬼攝影以後。一時世人皆以得見鬼攝影爲快。於是每有狡黠之徒。用手術僞造鬼影。藉以哄人。而我中國在數年前。造僞影以斂錢者更非鮮。且不獨造僞鬼之影。甚或僞造種種神仙之影。然若輩作僞之術不精。其所造僞影。往往自露其破綻。在造者不自覺也。而在稍明攝影術者。第須將其所攝之影。略一把玩。便能立辨其是真是僞矣。惟其作僞。反致真相不明。迄今國人對於鬼攝影。都不甚置信。反不若歐人對於此道。有甚大之信仰。推其所以。卽因多見僞貨。未覩真品故耳。

第十四章 鬼與生前之恩仇

人至於死而化鬼。其於人世之一切如名利等等。皆已撒手而盡。別無係戀。而於生前之恩仇。此時亦復淡然置之。更不介意。恩固不報。而仇亦不復絕。

不復如人間之恩仇了了矣。實緣人死爲鬼。雖仍與生人同居於此世界中。而其所交接者。已非爲生人。而爲其同類之鬼。與生人之關係。不啻頓卽斬絕。而在此同一世界中。人鬼之間。便無形分。作爲人鬼兩世界。彼已從此人世界捨棄肉軀。而轉入鬼世界。其在此鬼世界中。旣無名利。卽無復恩仇之發生。則彼又何必獨於生前之恩仇。不能拋却。而求報復之耶。然鬼類之性習。普遍固皆如是。惟亦有具特殊之性習。而不同於普遍者。於是亦有雖死爲鬼。仍於生前所受之恩仇。尙未能釋然便了。而必終得當。以報之復之。而後自謂快意。此乃鬼類中僅有之事實。并非屬鬼物。舉如是焉。如海鹽有陳君者。富而慷慨。於貧乏之親友。輒資助無吝色。當時有一姓呂之友。陳君濟之尤力。未幾。呂姓之友。以染病死矣。而陳君亦以慷慨破家潦倒。至於不能自存。乃此呂姓之鬼。竟日攜金錢來濟其急。陳君因問其鬼友。此金錢汝又

何自而能得之。鬼友輒笑而不答。陳君後亦不復詰之。而生計亦復稍裕焉。同時郡中汪姓富紳家。忽發現一鬼竊奇案。蓋汪家在此數日中。失竊金錢者屢。始猶疑爲僕人所爲。輒嚴自戒備。一日夜間。汪姓之妻返寢臥室。突見一瘦癯之人。正在室中開篋行竊。汪妻疾前捉之。此瘦癯之人。忽然化爲無形。而金錢乃從其手中。鏘然落地。汪妻方悟其爲鬼竊。自後此鬼竊卽不復來。而陳君之鬼友。此時亦不更攜金錢來贈。迨汪家鬼竊案。揚遍全城。陳君方知鬼友之金錢。卽悉竊自汪家者。蓋汪家所見瘦癯之鬼竊。其狀貌體段。適與其鬼友。毫髮相肖焉。此鬼竊一事。可知鬼亦偶有能報其生前之恩者矣。又象山三門灣。有邢姓胡姓兩人。常以爭奪沙田之故。致成爲不世之仇。後胡姓死矣。邢姓輒見胡姓之鬼。於宵深出現。向己戟指作怒詈。邢大恐。百方禳解。奈鬼終勿去。邢不勝驚惶。因以成疾。而胡姓之鬼。其來前數罵益勤。

甚且乘邢疾重。無可抵抗。竟趨近榻畔。伸拳毆之無數。邢哀求勿更辱已。鬼冷笑曰。汝奪我田去。致我子孫皆貧無所依。汝之待我。可謂酷已。故我必日來辱汝。正所以報我生前之仇也。邢曰。若是我非以田還汝子孫。汝終不干休矣。鬼曰。然。曰。我若將田還汝子孫。汝更來辱我否。鬼搖頭曰。能返我以田。其仇卽解。我又何必更來辱汝耶。邢諾曰。汝去。我將返汝田矣。鬼竟去。然邢素性貪吝。旣諾復自食其言。迄未以田還胡姓子孫。一日夜。鬼忽含怒而入。睜目散髮。厥狀甚厲。遽奔至邢病榻前。揮拳猛擊之。邢負痛慘叫。鬼擊之如故。如是約三日。邢姓竟被鬼毆死。此鬼毆一事。蓋亦鬼能復其生前之仇者矣。大抵其人生前量狹。能了了於其恩仇者。則其旣死之後。於生前之恩仇。亦甚了了。而必欲報之復之。若其人生前量廣。向不以恩仇介介於懷者。則其死後於生前之恩仇。亦不介意。而決不欲報之或復之。世惟女子之氣量。

褊狹於男子。故女鬼報恩復仇之事。較多於男鬼。蓋其褊狹之量。雖死而莫變焉。故吾人生存此世。終以忠厚爲貴。若徒任一時之逞。則被欺者作古以後。或有爲鬼以復仇。可不視此兩段事實。爲深戒哉。

第十五章 病危何以能見鬼

凡人常時不易於發見鬼影。而在病危至於垂死之時。則最易於見鬼。雖亦有病勢沈重。因是神經錯亂。而發生幻覺者。第病危人之真能見鬼者。究較發生幻覺爲尤多焉。而鬼之所以乘人病危。而至其榻前。突然現形者。考其原因。可分爲兩種。一爲善意的。一爲惡意的。善意的。卽此病人病勢奇重。勢非藥石所能救。而必死無疑。因是此既死之家族。或既死之靈魂等等。已知此病人頃刻間亦將化爲鬼物。乃皆疾趨而來。環守於其病榻之畔。以待病人之靈魂。脫離肉體。而將化鬼時。來安慰其靈魂。俾其靈魂勿因驟然脫離

其久居之肉體而發生任何恐怖。且此才經離開肉體之靈魂。當在吸收大空間之炭素與窒素。而別自組織一鬼軀之時。羣鬼亦可在旁代爲指授。組織新生命之逕截方法。以助成其事。待其鬼軀既組成完備以後。羣鬼始更告以鬼之生活情形。使此新鬼。得以熟練而實行之。蓋故鬼之訓練新鬼。正無異於人類中。保姆之教孩童行路與言語也。及一切訓練新鬼。悉已純熟。由是諸故鬼皆離之而去。而新鬼亦有其自立之生命。亦猶人類中。孩童脫離保姆之提攜。而自能步行矣。故此病人垂死之時。羣鬼來紛伺其旁。實欲引導此新鬼。能安然入此新世界也。其意至善。而病人垂死時。見此鬼物發現。亦并不有劇烈之恐怖。是卽爲善意的現形。至若惡意的現形。大抵此輩鬼物。與此垂死之病人。生前含有不解之仇。因是乘其病臥在床。毫無反抗力時。皆紛來集其榻畔。幻作種種可怕之狀。以駭之。甚或故意毆辱之。觀此

病人驚叫呻吟以爲快。以爲自復其生前之仇。此時病人所受之痛苦。實難言喻。若幸有其既死之家族。或生前有好感之鬼友。亦於此時趕至。則其家族與鬼友。必能代向病人之鬼仇。極力排解。勸之使去。而此病人之痛苦。方獲擺脫。且亦能得其家族或鬼友之指導。而安然入此鬼世界去矣。此類來向病人復仇之鬼。蓋卽所謂惡意的也。惟無論其爲善意的抑惡意的。當其現形時。祇病人自己能見。而他人則否。蓋凡人在病危垂死之時。驟觀其外表。似嚙語頻作。神智不甚清明。不知其靈魂已屆返璞回真之候。其靈力之傾向。已不趨於人境。而飄飄蕩蕩。漸注於空間。因是對於人事漸復模糊。而於空間所發現之鬼影。特能清楚見之。較之無病人之視覺。尤爲靈敏。而鬼之顯形。亦祇以病人能見爲止。決不令無病之人。亦能同見。由此凡在病榻畔守護之人。都不見鬼。只覺病人垂死。乃嚙語不絕。奚知病人初非無因之

嚙語。蓋正在與鬼相對作問答耳。

第十六章 祭祀時鬼來享乎

死者不能復生爲人。而生人與鬼。既無形而各成一世界。彼此消息長阻。更無有晤面之期。生人乃回迴憶及死者聲音笑貌。以及其生前種種之事蹟。輒覺在在。有可以紀念之價值。而常存一悼念之心理。爲死者悲哀。而死者之家族。如其子弟等等。既曾得此死者在生前所予以之恩情。對於死者。尤未能忽然置之。於是每逢佳時令節。遂舉行祭祀。以表其悼念亡者之情。此我國舊俗所如是。而一二自名開通人物。則斥爲迷信。漸於此舊俗廢棄。不行。以自示其爲開通之人物。不知一國有一國之紀念。一家亦有其一家之紀念。如手創中華民國之諸功勳。我國人於其逝世之每周歲。開會而追悼之。此國人食其恩。而應有此番紀念舉動者也。反之如一家。其家子孫。曾食

其若祖若父煦育之恩。於其死後。每逢佳時令節。觸景生情。忽興人亡物在之感。乃備酒餼以祭祀之。其禮亦未可厚非。何必以其爲國內之舊俗。非西洋之所傳入。便斥爲迷信哉。孔子云。祭神如在。蓋在祭祀之時。儘不必問此鬼神來享與否。祇須存一誠敬之心。一如其所祭之鬼神。儼然在上。已惟恭順施禮。以自表其一片敬意也。又何所涉於迷信歟。然則祭祀時。鬼果能來享乎。此亦守此舊俗者。所亟欲知者也。不知人死爲鬼。其鬼體之組織。已異於人類之肉體。則人間之食物。鬼當然不欲染指。故在祭祀時。滿桌堆陳酒肉。祭後視之。此滿桌酒肉。終依然存在。曾無些微減少。於此可證明。鬼實不食人間祭祀品者矣。特在祭祀之時。鬼雖不食此祭品。但屆時彼必親蒞此祭桌前。以一受子弟輩。對於已所應有之敬禮。並藉此一行。得以詳察其後裔之近况。而生其悲喜之情。如子弟輩。皆能勤慎立業。爲門楣增光榮。則鬼

對之。必色然而喜。如子弟輩懶惰荒唐。以致於門庭衰微。則鬼對之。必悄然而唏。爰知鬼之來此。非爲此滿桌祭品。其目的不在此。在乎彼耳。昔賢有言。祭而豐。不如養薄之。斯言善哉。我人祭祀祖先。亦不當徒求物質之豐備。而宜於精神上。能使祖先對之。而生滿足與欣悅。倘能不敗其祖先之家聲。能使門楣日益光大。雖以清茶淡飯祀其祖先可也。詎必以一夕豐盛之祭品。卽自謂能盡其孝先之敬意哉。顧人家於佳時良節。舉行祭祀時。其祖先或有不來者。如是日其祖先在鬼與鬼之間。別有所事。因而不前來。或其後裔不能保其先代之遺型。以致門庭日卽衰落。無復故家氣象。祖先惡其子孫之自趨式微。深勿願更入此門。是日其子孫雖備有祭祀之儀式。而鬼亦勿臨也。舍此兩項原因外。卽更無不至之理。但其至後。亦不肯現形於其家人之前。此以鬼皆深知人間。悉畏己之突然顯形。而祖先於其後裔。又不絕其

愛護之情。豈忍現形以驚之乎。此時鬼雖有無數之訓囑。欲付托與其面前之後裔。終亦不敢發聲。唯偶以一己之靈感。以暗示於此生人之靈體間而已。以是倘人於祭祀祖先時。其心頭無端發生一種靈感。似祖先在旁詔示之者。此其靈感即得諸鬼魂之靈力。予以之一種暗示也。

第十七章 鬼與屍體

當病人垂死之時。有自覺其一生之事。有所未了。而以爲非了之不可者。或不忍即此拋却其父母。與嬌妻良妾者。因是其靈魂已離開此肉體。後仍欲返此人境。而不願遽登鬼域。於是其人既已死矣。且其屍體已橫陳於榻上矣。其家族亦以爲已死矣。妻孥親戚。方皆號哭於體畔。忽此屍體復自屍床上。蹶然而興。疾躍下床。揮拳擲足。露出一種非其生前所有之瘋狂狀態。此蓋死者。別有不忍遽死之原因在。故其靈魂既已離此屍體間。而仍復回來。

投入屍體中。藉其靈力。使其屍體重能活動。惟其屍體間之種種機能。先已停止進行。此時突復受靈魂之指示。強迫其仍欲活動。然其機能停而復動。已失却其本有之進行步驟。由是遂致發生一種非其生前所有之瘋狂狀態。且其機能已無恆久之效用。其暫能活動。亦屬之於勉強。正猶一年代久遠之時表。然其內中機件。已悉鏽壞。雖硬行修理。欲其機件仍能轉動。一時果能轉動。但動未幾時。仍復停止矣。死者之屍體。卽一機件鏽壞之時表也。一時由靈魂之修理。使之恢復原有之活動。終以機件鏽壞之故。仍歸停止矣。以是此復活之屍體。其活動亦難持久。終必仍頽然倒地死也。亦有所謂死鬼還魂者。此人死後。其靈魂已離開屍體。飄蕩遠出。忽一念之間。仍欲回生。然已莫辨其本有之肉體。是何形狀。適魂經某處。某處正有屍體橫陳榻上。此鬼魂以爲此屍體。必其自有之肉軀也。遂立將其自己靈魂。投入此屍

體中使屍體間機能仍歸於活動。於是此屍體亦蹶然能興矣。當時屍體旁之家屬等。猶以爲此屍體之本人活也。顧一辨其言語舉動。皆與其本人生前迥然絕異。甚或此既甦之屍體。卽復離榻狂奔而出。乃猶欲自返其本有之家庭也。第此借屍還魂者之生命。終亦不能持久耳。更有此屍體已陳入棺中久矣。且此棺木已漸歸腐朽。獨此棺中之屍體。因其體間所含之炭室兩素。於死後尙未發洩全盡。因此其屍體不但未曾腐爛。更因尙得有炭室兩素些微之營養。其鬚髮及指甲等等。仍能不絕其生長。一旦有一游魂經過其前。遽將其魂附入其內。於是此屍體得游魂之指示。卽復破棺而出。見人或物。卽向之猛搏。有如一出柙之猛獸然。此屍體之機能。停閉已久。故一朝復活。其表現之瘋狂狀態。尤覺可怖。而其機能之恢復活動効力。較前之兩項更爲薄弱。緣是其復活之生命亦奇短。一頃刻間。卽仍須氣絕也。此卽

所謂僵屍者是此外更有此屍體之血肉早已全歸腐滅。獨其全付骷髏。尙完整無缺。卽其節骨間亦仍互相鈎連。未曾散脫。此骷髏倘得鬼魂靈力之指示。亦能躍起活動行走。有如生人。但亦不能使其活動狀態維持永久焉。此數項屍體之變異。悉爲僅有之事。而骷髏復活一事。更屬鮮見。總之鬼之所以有還魂。或化爲僵屍等等。此皆鬼偶於生前諸事。未能遽爾拋開。而極欲回復其原有之生命。乃致有此種種反常狀態發現。蓋亦爲鬼物例外之變化也。

第十八章 物類之鬼

人類皆具有萬能之靈魂。故其肉軀旣死。而此靈魂依然存在。並仍能吸聚大空間之炭素與窒素兩者。而別有組織一新生命。以安頓其靈魂。此新生命卽鬼是矣。至於物類。若牛馬犬羊等等。旣亦有其肉軀。且其肉軀中亦同

樣寓有靈魂。因是此等物類死後。其靈魂亦仍存在。並亦能急自收集大空間之炭素與窒素。指揮之。俾其團結成形。以此鬼軀代替其生前之肉軀。而其靈魂亦仍能安處於其中矣。觀其鬼軀之組織方法。誠不稍殊於人類死後之構造其鬼軀焉。且物類死後爲鬼。其鬼中之靈魂力。必尤較生前爲特勝。一一如人類死後。其智慧較生前尤勝。然昔德國有一醫生。名康卜德曼。嘗畜一犬名培特。培特性蠢好睡。幾於不能盡其犬類司門之天職。而康卜德曼以其毛色美麗。終甚愛之。未幾培特以溺水死。康痛惜甚。一日康正在室中治事。忽此鬼犬來現形於其前。俯首搖尾。狀似甚欣悅者。良久方復隱去。康初甚驚訝。繼此鬼犬時來依戀於其膝下。康乃視若尋常。不以爲奇矣。一日夜深。有一衣飾類似僕役之人。喘息奔至康家。謂某街市第幾號內。頃有一老婦犯急症劇。請康先生速往診治。康許其卽去。此僕人便先告辭去。

康乃料理藥囊。甫欲出門應診去。此鬼犬忽復現形。以齒微啣康衣角。意似彼勿欲出門去。康摩摩頂而慰之曰。培特。我須出診去。不一小時便歸來視汝也。鬼犬似能領悟康言。輒復隱去。康既出門。卽自其駕常備之汽車。疾向某街馳去。及抵病人家門前。方下車登階欲入。鬼犬忽復現形。仍以齒堅啣其衣。勿令叩門。康大奇。正欲將此鬼犬斥去。驀有一大隊武裝警察。疾馳而至。見康欲叩門入。急阻止之。衆乃蜂擁入屋。捕得男女十餘人。牽引而去。康不知爲何事。趨至街中問一巡警。此屋中諸人。何故被捕。巡警答謂此屋中乃一祕密擄人勒贖之大盜窟。捕去者皆巨盜也。康乃大悟鬼犬所以禁阻入內之故。急視其犬鬼。而鬼犬早已隱去矣。康遂仍駕汽車歸家。觀此一事。可知物類化鬼以後。實較其生前爲靈敏也。惟據駱傑博士精密之研究。方知物類之鬼魂。其量皆甚微薄。未能及人類鬼魂之偉大。故物類之鬼生命。

實遠不能及人類鬼生命之永久。尋常物類之鬼。其生命大抵只能維持至十年之久。過此期間。其靈軀兩者。悉將化爲烏有。惟猿類與犬類兩者。其死後之鬼生命。較尋常物類略爲永久。如猿類之鬼生命。可長至四五十年。犬類亦可長至十餘年。或二十年。此因猿與犬之靈魂。其量較他類爲厚故也。餘如獅虎犀牛鱷魚之類。其鬼生命皆最多至十年而已。更下降至於貓鼠兔羊之類。雖十年之鬼生命。亦不能滿矣。凡物類之鬼。舍犬牛等家畜之外。其餘多於處匿荒山叢林之間。且恆不甚自顯其鬼影。卽偶而顯形。亦輒卽隱去。我國舊時。未明乎鬼學。故每有人於荒山叢林之間。發現物類鬼形。輒強指爲山鬼樹神。甚或稱之曰妖精。蓋尙不知物類死後。乃亦能化爲鬼也。

第十九章 扶乩之真義

扶乩者。不獨我中國有之。卽在歐美各國及日本。亦皆有之。日本稱曰靈子。

術。靈子兩字之意義，卽巫是也。則日本之於扶乩，殆視等巫術矣。歐美各國之扶乩，則以三脚板支於二十六字母上。由此板尖指出字母，而判吉凶。一如我國之乩筆，能自作書然。彼邦人士，名此三脚板曰維吉板。Owigs; Board。而一考此三脚板在歐美之始源，最先實於於荷蘭人。荷蘭之有此術，則從東方日本傳入。日本之有靈子術，則又從我中國所傳入。故所謂維吉者，殆猶我中國扶乩兩字之音誤耳。夫乩筆之所以能舞動成文，別無何項奧義。蓋第十三章所述，鬼之靈異表現第四種鬼，物質變象者是。乃有鬼物憑此乩筆，而自顯其靈矣。於是人世之禍福吉凶等等，凡我人智慧之所不能知者，而在此筆底，幾於無不能立問立答。雖其字句，一時有所不能猝解，而在他日驗之，則其靈異，又可立見。此大抵降乩之鬼，其在生前必爲一識字而極聰明之人，因其死後，仍能藉此乩筆，隨人之所問，一一作敏捷之回答。雖

有隱語。亦含妙文。是鬼正欲以此自顯其靈異耳。在人扶乩之時。固亦有人扶此乩筆。才能揮動疾書。特扶者之手腕。初非自動。實乃出之於被動。而扶者不自覺也。彼時降壇之鬼物。正將其靈魂間之靈力。全注諸扶者之腕。而指揮之。使其能隨一己之意。而寫出其所欲寫之種種文字。或其他圖畫等等。緣是當扶乩時。乩筆往往能寫出扶乩之人尋常所不能寫之古字。如故合衆國總統威爾遜先生。生平最嗜研究維吉板。有一次。此維吉板竟能寫出無數之希伯來古書。然威爾遜先生。乃向不擅書希伯來古書者也。又蘇州胥門某姓家請乩。乩筆忽書西藏文字。但乩扶乩之人。亦未嘗習藏文者也。餘如有扶乩之人。不能作詩。而乩筆忽寫詩者。有扶乩之人。不曾學畫。而乩筆忽繪畫者。凡此種種。超出於恆情之事。若非有鬼物來憑藉於其間。則扶乩之人。勢非具有不學而能之奇才。又何能有此奇事發生乎。是無責乎

彼蠢蠢者輒嘆爲咄咄怪事也。果能明瞭鬼學。而知其爲鬼之物質變象。將亦爲理之所有。而更不至於大驚小怪歟。特國中各埠所設之乩壇。每有神仙一類。如濟公呂祖關帝等等。前來降乩者。此實非真有神仙能來臨壇。不過鬼物假此神仙之名。以自隱耳。於是竟有孟子降壇。寫狂草吟七絕者矣。亦有關帝降壇。爲病人開藥方。寫出甘草若干。薄荷若干。野菊花若干等不倫之藥者矣。雖賢如孟子。亦未必不能一寫狂草。一吟七絕。聖如關公。未必不能於治春秋之外。更旁通醫理。惟總覺其事。於孟子關公之生平。皆有所不類耳。昔某處扶乩。有漢張飛將軍臨壇。但其所書語氣宛媚溫柔。迥無英雄氣概。扶乩者有所懷疑。故詰之。乃張飛者。大窘。自書爲鬼之僞託。乩扶者乃大笑而罷。因此一事。而可推及所謂孟子關聖或其他神仙。悉鬼物之假託者焉。又有謂扶乩者。實扶乩之人。下意識作用之偶發。並非有鬼物之憑。

藉然扶乩時。每有鬼物降臨。自書其生平事蹟者。而其所書。決非扶乩之人所能先知。甚或並此鬼物之姓名。亦向未聞。繼得另一方面之證明。此鬼之一生事實。果與乩筆所書毫無差異。非扶此乩之人。下意識之所能知者也。故此說亦終於不能成立。今自鬼之靈異變象學說。倡明以後。此說更不足以置信矣。

第二十章 鬼之將來

世界研究鬼學者日多。而我人類對於鬼間之種種問題。亦能漸漸日益明瞭。於是人鬼兩方面。其交通之途徑。將因是而愈接近。人類已知鬼物爲非盡可怕者矣。鬼物亦能因人類之不復懼彼。而肯與人類相接近矣。故人鬼交通時期。一屆成熟以後。鬼物在此世界中。必能與人類處同等地位無疑。又以鬼物之智慧。遠勝於我人類。人類有智慧所不能及之事。勢必求助於

鬼物不可。譬如偵緝罪犯一事。倘法庭或警廳不能捕獲此罪犯。則可央諸鬼物代爲偵緝。而鬼物必能完成其事也。更若人類之吉凶禍福。一己之不能預知。相士之術。又多不驗。則亦將叩諸鬼物。緣鬼靈萬能。足以預卜未來之一切焉。又如甲國與乙國發生戰事。倘甲國能得鬼物之幫助。而代爲擔任參謀與偵探敵情等機要職務。甚或鬼物亦另自編制成軍。共甲國對抗乙國。則鬼類必能仗其出沒變幻之作戰方略。以摧敵兵。而得鬼物護助之甲國。終且大勝乙國矣。此時鬼在人類中。已不啻操有最高之權威。人類在在。有向彼求助之必要。而鬼物必能助成其事。使之勝任愉快。人類亦自覺其種種設施。向不如鬼物措置之無遺憾。由是人類中凡百諸事。若政治軍事財政教育等等。設施及壁劃。勢且盡由鬼物代掌一切。由是而鬼物在此世界中。已備有統御全人類之可能。人類亦驚其萬能之鬼謀。反且屈服。

於其權威之下。惟鬼之命令是從矣。前德皇威廉第二。所夢想之統一世界策。人類有所不能。若在鬼物行之。易於反掌也。同時人類已明瞭鬼間生活之快樂。無殊於神仙。並自嫌其人生生活之苦痛。則將更不以死爲畏。而唯以生活憂。不求得神仙之丹。第冀有速死之藥。偶患疾病。則中心大悅。以爲將能入鬼間矣。若體健力壯。則大惶恐。以爲其去鬼尙遠也。以是而世人之求死而自殺者。更且日盛一日。至於國家無術以禁止之。蓋人類心目中。已皆視人間爲無邊地獄。而以死化爲鬼。爲超升極樂世界矣。卽在人類法律上。其懲治罪犯。亦不能更以死刑爲嚴厲之處置方法。反將設法使此罪犯。不獲遽爾脫離此人間地獄。以爲最慘酷之懲治法。否則此罪犯。雖受一時之痛苦。終得跳入極樂世界去。詎非彼之所求而不得者乎。且人鬼之交界線漫滅以後。不獨人間法律將失其固有之効力。卽種種習俗禮教等。亦將

發生重大之變化。所謂人類之真正革命。於是可見實現矣。今在泰西最著名之預言家言之。若人鬼交通之步驟。能達至最高頂尖上。人類既視死爲歸。不願求生。則人類之生殖率必日益低減。而死亡率則日益激增。其結果人類將漸歸於寂滅。世界上之所存在者。祇有鬼類而後已。於是此所謂人世界者。終完全成爲鬼世界矣。此預言家之言。在人鬼交通尙未十分進步時言之。世人聞其言。必驚駭咋舌。以爲神經過敏之談。但能將其言細味一過。更尋想其將來。當知此又必然之勢。而無足駭怪者也。

編者贅言

鬼之原理。前數章言之綦詳。閱者亦知鬼之確有矣。既有之。卽可以通之。顧以何術以通之乎。此無他。胥視乎一點真靈耳。蓋鬼旣以幽魂而維繫其性靈。吾人欲與鬼通。勢不得不善養吾靈。靈在何處。則惟向玄關求之。玄關之道。旣通鬼神。且達仙聖。三教下手之總持法門也。玄關在何處。不得不訪求名師。乞守竅練工真訣。方今末劫臨頭。天開黃道。普度三期。大開歸宗之門。而各省縣已遍設同善社。廣授性命雙脩之道。抑亦守竅練工之真訣。此中名師輩出。閱者宜速往求之。實習數月。則真靈自凝。靈光一現。三界卽在目前。丹經云。天堂地獄隔雙林是也。蓋守竅數月。旣能人鬼互通。於是乎鬼之聲容言笑。鬚眉畢現。欲見何鬼。一召卽到。一到則與鬼無所不談。學者至此地步。或以鬼附之掌心而顯形。或攝之紙上而傳話。或誘之壁上以幻遊。自

以爲其術大進。引鬼爲幻術遊戲之器具。眩耀於衆。而視爲大樂。果爾。則大誤蒼生。夫幻境易淆真如。真如法性。對境忘情。無形象可求。有神靈可格耳。鬼屬純陰。人乃陰陽參半之體。倘沉溺於人鬼交通之術。從此誤入魔障。大道如蓬山之隔。插翅難飛。故志於道者。經此人鬼交通之一變。而處以定力。更求上進。則異日積功累行。十三層功可期。十六大劫可逃。身登蓮臺。永遠不進鬼途。超凡入聖。不生不滅。深願閱者毅然果斷。入社求道。機緣將盡。稍縱卽逝矣。嗟乎。東土難生。道場難逢。一失人身。萬劫難復。胎卵濕化。永不超身。編者以人鬼交通立論。實具普化賢良苦衷。善男信女。快快高着眼孔。以大道爲體。以倫常爲用。人鬼交通。萬勿引以爲重。故本書前後所談。皆屬引人趣境之幻語。妄言妄聽。而以此章之正論爲主張。求道得道。仙聖可證。人鬼交通。乃正道中萬惡之魔障。必經之危途也。凜之戒之。是要。

人鬼交通奇觀上編終

人鬼交通奇觀

下編

愚撰此書上編。憑靈學哲理而論。對於鬼間種種生活。言之亦綦周詳矣。茲復將愚親歷鬼境。與親聞於鬼友之事實。更一一述之。其事極盡離奇變幻之致。有非親見親聞。所夢想能及者。讀者於此。更可與上編互相參證焉。且有召鬼實習法一種。亦得諸亡友之親授。愚恆按其法而召鬼。卽無有不至者矣。頃因親友求此法者衆。未敢更祕。亦錄而出之。庶國內耽靈學。而願與鬼相晤接者。亦可按法而實驗也。是爲下編。

第一章 研究靈學之追述

余友陝西郭泓光。篤學勵志之士也。以苦讀不倦故。於遜清光緒末年。患癆

逝世。生前與余交誼良厚。故其死後。余恆悼念之。乃民國四年七月十二日夜。余正獨臥南軒取涼。忽有一男子。躡步行近榻前來。吾審視之。蓋卽亡友郭泓光時。我驚喜交集。猝大不知所可。泓光便來坐於榻畔。微笑而言曰。老友相別久矣。知君時時念我。故來一謁。幸無以異物相待焉。我觀其色。察其言。知彼之來。非有惡意。中心略定。輒倚枕領之曰。泓光。我誠念汝也。汝來顧我。我乃奇慰。彼此交誼。未以生死而渝。又安敢以異物相待哉。雖然。汝今死矣。何猶能知我之念汝乎。泓光遂答謂。我雖死爲鬼。常來汝身畔。惟不現形。故君不能知我。而我能知君耳。相談約五分鐘。吾更詢以鬼間生活。亦如人間否。泓光答云。此中人語。非三數言所能盡。君如果欲探索個中詳情者。試從我至冥間一遊何如。余遲疑未敢允。泓光徐笑而揚其左手。似招我行者。我頓失主張。祇覺我之魂魄。蕩悠悠自離其竅。直從泓光而去。旣離我家。第

見大他茫茫。星月無覩。此身如沈九淵。獨有燐光熒熒。千枚萬蓋。飄忽於左右。有如燈火然。我驟入奇境。幾欲却步不前。泓光立拍我肩。慰曰。勿驚。勿驚。從我前進是矣。我卽曰。我儘從汝行。豈非將拋撇人世。亦成爲鬼物歟。泓光搖首曰。否。我導君來此。巡遊一周耳。後仍將送君歸去也。我聞其言。始無所驚懼。坦然逕隨之行。遂得盡歷鬼境。飽覩鬼間之一切生活。所見所聞。類皆離離奇奇。宛然是別一世界。始知鬼間一切情形。其與人世相傳者大異。而地獄之說。不過神道設教。其言俱渺茫不足信耳。巡遊旣遍。泓光果復導我歸家。行及門前。泓光便曰。老友。今可歸矣。然君游鬼間數日。常與鬼物爲伍。多沾鬼氣。體質微有不利。將因此成疾。但無大危。診養數月必愈。勿自憂也。言已輒掉頭而去。我亦悠然回南軒。則見我肉軀正橫陳榻間。目瞑唇合。不啻死人。諸家人皆環泣於榻畔。狀皆甚哀。我魂魄立即歸我肉軀中。呻吟一

聲。遂欠伸醒矣。揉目四視。如從夢中來焉。家人見我遽醒。皆收涕而喜。因告謂余死已五日。惟口中呼吸尙存一息。延醫來視。均無從施救。後有一鄰人陳君。斷我爲魂魄離舍。必遇鬼誘。並言呼吸尙存。或能更甦。但逾七日。則呼吸且絕。而更無再生之望矣。今七日之限將近。故家人皆環泣於榻周。以爲我更無甦時矣。吾聞家人言。乃盡告以隨鬼友郭泓光。往游冥間之事。家人悉大驚異。後我果病榻纏綿者半載方愈。余始不信有鬼。每聞親朋談及遇鬼等事。必嗤爲妄誕。自經此次親游鬼間。方自笑向之所見不廣。夫以天地之大。又何所不有。人之智力有限。豈又能盡窺此中奧祕哉。因感其事。遂專志研究靈魂哲學。歷年數載。孳孳不倦。中間以赴粵東得識伍廷芳博士。博士固亦好研靈學者。相與探討者久。遂又多所發明。今博士已歸道山。國中研究靈學者。無異失一導針。余因將我與博士歷年探討之所得。編爲此書。

復將民國四年。隨亡友郭泓光往游冥間時。種種所聞所見。筆記成帙。繼爲下編。俾與研究靈學諸同志。互相切磋焉。

第二章 鬼之普通分類

始余之魂魄。隨鬼友郭泓光往游冥間時。於燦火淒綠中。見鬼影歷落。來去不絕。一如人間。我因問泓光。鬼類中是否亦有貴賤階級之別。泓光答曰。有之。惟此皆級分諸天然。非一己所能強別者也。我卽詢以天然之別。又何如。泓光曰。鬼類藉天然之分別。又可區爲仙鬼與凡鬼兩種。所謂仙鬼者。大抵其生前爲忠臣孝子。烈士貞婦。以及聰明正直之人。當其生前靈魂間。毫無些微玷污。皎潔有同日月。當其死後。自信生平對己對人。兩無愧對。靈魂遂亦脫然。一無罣礙。獨來獨往。非常自由。既不感塵念之紛心。且精氣充足。神魂超凡。亦更無需乎飲食。心有所思。無不如意。雖鬼矣。然飄飄乎。有仙意也。

故此種鬼類名曰仙鬼。又所謂凡鬼者。大抵其生前爲奸賊逆兒。狂夫蕩女。以及利慾薰心之人。於其生時。靈魂爲種種情慾。玷污殆盡。更無一片清白處。迄其死。靈魂間所留之污點。總不能洗刷盡之。緣是化鬼以後。塵心尙存。無異生時。而生前所必需之衣食住等種種問題。死後亦概不得免。一如生前。且其受經濟之束縛。亦依然如故。蓋凡鬼既不能免衣食住等種種問題。卽不能不有交易之事。既有文易。卽有鬼銀幣。由是遂不能擺脫經濟之束縛矣。一受經濟之束縛。則爭訟奪利之事。勢亦不能遏其不發生。故鬼間亦有鬼官。專爲一切凡鬼。判斷獄訟。有如人世之司法官然。但其審判獄事。是非非。皆極公允。不稍有徧袒。訟者一經鬼官判決。是非而所爭卽息。卽更無再起訴訟者矣。君如欲一觀鬼官判案之情形。我卽當導君往旁觀也。我領首曰。甚願甚。泐光始續言曰。鬼類之普通分別。蓋如是。此乃分諸天然。

而決非如人間之惟仗財勢之厚薄。而判其爲貴爲賤者焉。一言以蔽之。卽凡人靈魂清明者。死化爲鬼。靈魂清明如故。故得爲仙鬼。靈魂污濁者。死化爲鬼。靈魂污濁如故。故爲凡鬼。鬼類舍此兩種外。更無其他分別矣。言時輒指道旁一瘦瘠若丐之鬼。告我曰。君試觀此卽凡鬼之一也。是鬼蘇州人。當其生前家中略有祖產。卽儼然以公子哥兒自居。卒以好嫖賭故。盡罄其產。淪爲乞丐。絕食而斃。是人靈魂污濁極矣。故其死後。仍爲丐狀。且猶乞食如生前。我略睨此丐。見其面有菜色。心爲惻然。第一念及彼生前狂嫖狂賭。種種揮霍之情形。又以爲可憐而不足惜矣。乃與泓光復向前行。行未幾步。忽見空中有白光一道。晶明若電炬。直鋪天際。闊如銀河。我目光爲炫。心亦大怔。急問泓光。此一道白光。從何而來。泓光答曰。此必有仙鬼至矣。彼嫌此間黑暗。故自其靈魂間透出此一道白光。以求光明耳。我與君試駐足觀之。泓

光言甫終。果見一銀鬚朱衣之老人。從白光中緩步而來。神色慈祥。微含威嚴之概。泓光卽就我耳。而低語曰。此劉炳黎先生。蓋明末殉帝之忠臣耳。余聞泓光言。頓爲之肅然起敬。時老人已循白光徐行而去。旋卽勿見。而空中所橫之白光。亦漸漸隱去。終於無覩。我驟見此奇事。駭立忘行。惟嘖嘖嘆異。勿止。泓光卽掖我袖曰。我等可行矣。且往觀鬼官判案去也。木立於此何爲哉。吾爲泓光一言所提醒。乃復從之前行。

第二章 人化爲鬼之經過

在途間。我復詢及泓光以人化爲鬼之經過。泓光卽詳答曰。吾今試將我本身化鬼時之情形語君。舉其一。可概其餘矣。當我生前。病勢沈重之時。我恆見亡友沈君。日來榻前。徘徊瞻顧。似猶不敢近我身者。問諸家人。亦見沈君否。家人皆謂未見。後我病狀益亟。沈君突然走近我榻前。俯首就我枕邊作

低言曰。郭君。人世百事辛苦。居之亦未見其樂。今君將離此煩惱世界去也。是乃大快樂事。幸無驚懼。要知冥間安於人間焉。吾當時爲病痛所厄。私心亦良願離此人世而去。因答之曰。沈君。爾言誠是。吾亦雅願離此污濁世界去耳。沈君聞我言。微笑領首者再。方隱形而去。我乃復告家人曰。今我必死矣。因向間已有鬼來招我也。汝等勿爲我悲。可速爲我料理身後諸事也。家人聆我言。並以爲囁語。不知我此時之心靈。正較常時爲尤清明焉。迨明日夜半。我死期已屆。舌本木強。不能復語。亡友沈君復來我病榻前。低言語我曰。君今將死矣。君之靈魂。可速離此軀壳而去。勿更有延緩。因君之肉軀已失其活動之機能。魂寓是間終無益也。言時微以手按摩我腦際。我頓覺我之靈魂。泛泛然自腦門直透而出。同時亦有狀如白霧之氣體。自軀壳間。冉冉隨我靈魂而升。（按此狀如白霧之氣體。當卽是炭素與窒素。可參照上

編第一章鬼之原質。沈君立以手扇此白霧然之氣體。俾集於我靈魂上。我不覺亦盡力以吸收之。頃刻間白霧然之氣體愈聚愈富。卽凝結成爲人形。四肢完備無稍缺。惟色透明而純白。有如玻製者然。沈君復曰。試仰汝首向空呼吸勿息。我如其言而行呼吸。約一刻鐘。我透明之鬼軀遂白色而泛爲黑黯矣。沈君卽又告我曰。今君之軀第我輩鬼物之目光能見之。若在人類則不能覩也。時我之鬼軀已成。返視榻上屍軀猶赫然在目。第我對之已別無悽戀之意。但見家人拖巾環哭於屍前。當不能無動乎中。不期以好語慰之。令彼輩勿更悲泣。奈彼等皆若無聞無見。悲泣如故。沈君便在旁語我。謂汝今已化爲鬼。人眼勿能更見汝形。且汝初成鬼物。語音低細。人耳亦不能聞。徒慰何益。今宜毅然斬絕之。速從我往冥間去。我浩嘆數聲。遂從沈君離家而出。始猶行於人間。偶見親友於途中。向之招呼。彼等皆如無見。不顧

而去。我從沈君偕行。約一里許。漸覺天光黑暗。房屋模糊。有風颯然。自北吹來。冷乃砭骨。沈君乃告我謂現已入鬼境矣。我因問之曰。旣來鬼境矣。我又將奈何。沈君曰。君今新入鬼世界。對於鬼間之一切風俗禮教等等。皆未曾明瞭。今君可卽往我家小住。我將指點汝鬼間之一切。俾汝能瞭然無所掩塞。後此君可離我而獨立矣。我乃更隨之行。良久。抵一屋中。沈君謂此卽我家也。我四視屋中。覺光線亦極黯淡。且時有霉氣入鼻。屋中置有泥案一。及泥椅數事。屋偶更有一長方大坑。形如棺木然。沈君倏推我入坑中。曰。君今必甚倦。可入此小睡。我已被推入坑中。果卽昏昏然。彷彿是睡去者。迨醒。沈君卽來扶我起。與我對坐屋中。盡告我以鬼世界之風俗禮教等等。後我已盡曉一切。遂別沈君出。另自組織家庭矣。我乃曰。君之家庭。今何在。能與我往游否。泓光點首曰。可。今且先往參觀鬼官判案耳。

第四章 鬼世界之法律

吾問泓光曰。我等今日往觀冥官判案矣。但關於鬼世界之法律。汝亦能先略告一二否。泓光因答我曰。鬼間法律。嚴公甚於人間。鬼律大綱。可約分爲兩種。一爲對待律。一爲加重律。對待律者。例如甲鬼無端毆辱乙鬼。鬼律卽判乙鬼亦毆辱甲鬼。一如甲鬼先前之所以毆辱乙鬼者。是卽以其道。還治其鬼之意也。加重律者。例如某丙以刀戮某丁者。三鬼律卽判某丙須受刀戮者六之處分。是卽加重律也。大抵鬼間所最深痛絕者。爲不孝與奸淫兩者。凡人生前曾犯此兩巨惡。死後必受鬼官之審問。判罪亦爲最重。斷無可輕道之理。余曰。所謂鬼官。殆卽人間相傳之閻王判官歟。泓光曰。否否。鬼官乃由衆鬼所推舉。有如人間之選舉議士然。但其鬼嚴正無私者。萬不獲被選也。我曰。能不患賄選乎。泓光急搖其頭曰。鬼間斷無是事發生。其選舉

鬼官。乃由鬼間全體所推選。非二三鬼之卽能壟斷其事。詎能如人間之選舉議士。少數劣紳痞棍。便能以金錢勢力。包辦其事哉。方我與泓光。且行且談間。忽見迎面有巨屋一座。牆瓦柱石皆作紅色。簷際懸有一大匾。上書四大紅字曰。第一平堂。我卽問泓光。此何處歟。泓光謂是卽鬼間法庭耳。我且導君往觀審去。余卽從泓光入平堂之門。行及一廳外。便見廳之正中。坐有鬼官十二。年事老少不等。衣服皆作赤色。冠履亦然。有一罪犯。方矗立於階下受鞠。兩旁圍立男女之鬼無數。殆皆來觀審者。時一年老之鬼官。高聲喝問罪犯曰。汝生前不孝之罪大矣。常以惡辭詈汝母親。甚且斥爲老猪婆。又以汝好在外游蕩故。致汝父親因憤而卒。汝今知罪乎。罪犯曰。知之。今我願改過自新矣。鬼官斥之曰。生不能悛。死而欲改。已嫌遲矣。言時又掉首高呼曰。汪冠生來。一語才罷。卽有一年老之鬼。自廳前急步而入。鬼官乃指罪犯。

語此老鬼曰。此汝逆子乎。老鬼曰。然。鬼官曰。汝子大不肖。致汝一怒而死。事殊可憐。今判汝逆子永遠禁錮於第十二心獄。俾爲天下不孝者戒。老鬼唯唯而退。衆鬼官卽齊起揮袖而言曰。今判此逆子永遠禁錮於第十二心獄。所判罪名亦能公正否。諸旁觀之鬼。卽亦一齊高揚左手而狂呼曰。公正公正。逆子宜受此罪也。泓光亦雜衆狂呼不已。迨呼聲已定。便有四鬼卒自廳後疾出來。掖此罪犯去。衆旁觀之鬼。始肅立向鬼官致敬。鬼官微笑答禮。皆退入廳後去。衆旁觀者亦退去。我與泓光亦隨衆離堂而出。泓光笑問我曰。鬼官判案。較之人間爲何如。余曰。判案而詢之公衆。乃始定讞。其事真公平極矣。恐非人間所有也。但此心獄名稱。竊不解其意。泓光曰。心獄卽鬼間牢獄之一也。凡犯不孝之罪者。皆須投入此獄。一入此獄之罪犯。其心田必日受劇烈之刺痛。痛如錐刺刀刻。故以心獄名。我領首曰。美哉此獄名。但投入

此中之罪犯。其所受之痛苦亦云極矣。泓光曰。誠然誠然。惟不孝之罪。最爲倫常慘變。逆子罪通於天。受此慘刑。亦至宜耳。我聞泓光言。頗爲首肯。遂乃相偕往前行。

第五章 鬼世界之幣制

途間。吾又問泓光曰。鬼間法律。以不孝與奸淫兩者。受罰爲最嚴重。我知之矣。舍此。鬼間又以何種罪名。受罰爲重也。泓光答曰。若人在陽世。負人債務。而故意圖賴者。則其身死以後。必須受鬼官嚴重之審問。而其處分。亦爲非輕。由是鬼與鬼之間。絕鮮因債務而致於發生任何糾葛者。亦緣鬼若觸犯此刑律。其所得之處分。非輕故耳。余因問鬼世界之幣制。又何如。泓光便自衣囊中。探出一黑色而作扁平形之方塊。中間有一圓孔。塊上鑄有四字云。通幣一方。泓光置之手掌中。指以告我曰。是卽冥幣也。所謂一方者。猶人間

之制錢一文。其幣質因人間所焚化之紙錠灰。黯然黝然。故其色黑。此通幣一方。乃爲我鬼世界中。價值最低之錢幣矣。我取而玩之。覺其量至輕。而質乃絕堅。宛如銅鐵。於是。我恍然知人類以紙錠焚化與鬼物。其用度固如是耳。把玩一過。仍以還諸泓光。泓光復自衣囊中。取出一視前約大一倍之方形鬼幣示我。幣之中心。亦有圓孔。其上鐫有四字云。通幣十方。我受而細觀之。其質堅固如前。其量亦較前者爲尤重。幣之四周。刻有輪廓形。所製似比鬼幣一方者爲精美。我觀已。仍以還泓光。泓光告我曰。此一枚鬼幣。值一方之通幣十。亦猶人間之銅元一枚也。旋又取出一作三角銳形之鬼幣示我。幣之中心。有一小方孔。幣面亦鐫有四字曰。通幣一銖。幣背滿鐫有類似各色花朵之繪畫。其製益見精麗。泓光告我。此通幣一銖。值十方之通幣十。亦猶人間之小銀圓一枚也。泓光言已。復取出一圓形而甚小之鬼幣示我。我

受而細觀之。見此鬼幣中間亦有一圓孔。孔甚碩大。幣面鐫通幣一兩四小字。幣背鐫鬼二。一鬼手中持一鬼幣。一鬼手中持一物品。相對而立。似方在交易者。泓光復告我曰。此通幣一兩。值一銖之鬼幣十。猶人間之銀元一枚也。我觀玩畢。卽還之曰。此鬼幣一兩。殆爲鬼世界價值最貴之幣乎。泓光曰。否否。言時。復自衣囊中出其一鬼幣。其形亦圓。惟視前者較小而厚。中間無孔。幣面鐫花朵形十許。其中鐫四字云。通幣十圓。幣背鐫值一兩之鬼幣十。鑄工精細絕倫。筆畫之細。幾如游絲。泓光曰。此鬼幣一值一兩之鬼幣十方。爲鬼世界價值最貴之幣矣。我受而觀之。愛不忍釋手。因語泓光曰。此十圓鬼幣。能贈我一枚否。泓光堅不許。謂鬼世界之幣。萬不可謬然流入人間。此非我吝。若我今以此贈君。倘爲鬼官所聞。則君命且休矣。我聞泓光言如此。不期慄然。遂急還之。泓光仍納之衣囊中。與我相偕更前行。我頗嘆鬼間幣

制之佳。謂非人間所及。且更問泓光。鬼幣在鬼間。亦有專司製造與發行者否。泓光答曰。有之。其司製造與發行之鬼官。亦由鬼類全體所推選者也。凡鬼不得私自製造。否則卽干禁律矣。我曰。此項鬼幣。凡在鬼世界中。能通行無阻否。泓光曰。此項鬼幣。到處皆可通行。毫無阻礙之慮。實緣鬼世界幣制統一。故決無此類弊病發生耳。余與泓光。且行且談鬼間之幣制。行久。微感疲乏。因就旁一土墩上。同坐小憩。

第六章 鬼類之食料

余等同憩於土墩之上。我問泓光。汝亦感得疲乏否。泓光微笑而搖首。謂我雖日行千萬里。終亦不致感疲乏也。我曰。豈人死爲鬼後。皆如是乎。泓光謂然。我因問鬼類食何滋養料。而其精力能堅強至是乎。泓光曰。無之。若此鬼爲仙鬼。則永遠不需任何食物。所恃者。惟其一股精靈之氣耳。至於凡鬼。則

第須吸收天空中流行之氣。（按此流行之氣。殆是窒素與炭素。可參考上編鬼之飲食。）亦足以供其一飽。而藉此以維其精力。若人類所常食之穀。則鬼物無需乎此焉。人類所不可偶缺者。爲農業。而鬼間獨無之。誠以鬼類不需乎五穀故耳。余復問曰。孰是以論。則人類備酒餼以祭祀其祖先。豈非等諸虛設乎。泓光答曰。誠然。但人類備酒餼以祭其祖先。所以表其誠敬也。卽鬼亦未嘗不來享。不過不食而略嗅酒餼之氣息而已。余曰。何故不食而嗅之也。泓光曰。鬼之嗅覺可兼代味覺。三嗅而作勝似食矣。余曰。若不嗅而食。又將奈何。泓光曰。食之亦無不可。第鬼之食欲。已異于人類。食之轉覺其無味也。故偶有凡鬼來到人間。亦時有能飲酒食肉者。此並非鬼之果欲飲與食也。特聊以爲遊戲耳。不食不覺其飢。食之亦不覺其飽。雖食味猶嚼蠟而已矣。然凡鬼一類。雖已死而化爲異物。其於生前嗜欲。多有不能忘情者。

食欲卽其一端也。緣是其于吸收天空中流行之氣外。尙時時啖食百物。以遏其食欲。且藉是以示其於食物一端。雖死而未曾廢。初非必須定食此類物品也。余聆其言。因問曰。然則鬼類之所恆食者。皆何物也。泓光曰。鬼類無物不食。如草木。如泥土。如虫豸。如花果等等。尤鬼物之所常食者也。且有專採集此項鬼類之食物。以供凡鬼之購求者。如撕裂成細條之草木纖維。每束須售通幣一方。又如澄清之泥土。每塊亦須售價通幣一方。又如搗爛成餅形之虫豸。則每方須售通幣一兩。又如切磨成粒之花果。則每一粒須值價至通幣二兩或三兩也。大抵鬼類之食此項物品。多藉是以爲消遺耳。其食草木與泥土者最多。以其價廉也。若虫豸與花果。得之較艱。售價稍昂。而購之者。亦略鮮矣。余曰。以泥土虫豸等爲食品。獨不嫌口污乎。泓光曰。食後第須略飲清水以漱口。可免污穢也。余曰。如是則鬼類之飲料與人間相同。

矣。泓光曰：否。鬼類雖有草木泥土等，以代食料，飲則不也。食後略飲清水，不過爲漱口而已。終亦須哇而出之者也。余曰：此項食物，亦能示我一廣眼界。否。泓光曰：請君稍待。俟有售食物之鬼販過此，我當購數種以示君。稍頃，果有一售食物之鬼販，手托一坭製長盤，自前飄忽而來。泓光急揚手招之。鬼販托盤近前，笑問曰：二君欲購何物。泓光卽探囊出值一兩之鬼幣四枚授之。語之曰：購螻螂乾兩方，柏葉餅一枚，槐花糖一方。鬼販受錢，卽自坭盤中取乾餅糖四種授泓光。已仍托盤飄然而去。泓光先以螻螂乾示我。我視之，其色青黑，作長方形，嗅之，味甚臭劣。旋泓光更以柏葉餅、槐花糖示我。我觀柏葉餅，其色翠碧如玉，形扁，嗅之，味至芳香。更觀槐花糖，其色略黃，形如丸，藥味亦良馨。我因語泓光曰：此項食物，汝今能食之盡乎。泓光曰：我向不食此項食物，今爲君故，願一試之。言已，將螻螂乾、柏葉餅、槐花糖等，一一啖之。

立盡。食竟。便往掬取墩畔池水。而漱其口。我覘其狀。爲之駭笑不止。

第七章 鬼之衣飾

泓光食已。余等復坐土墩上。憩息片刻。遂相偕而起。重向前行。時余見沿途鬼影瞳瞳。較前似更熱鬧。且燐火熒熒。光線亦較前爲尤光明。於此。我始知余之入鬼界。蓋一步深一步矣。但一途所見之鬼物。其一切衣飾。皆極離奇之致。男鬼身上所穿之衣。短如女服。其襟在背而不在胸。襟鈕密攢。似貫百結。衣袖巨而短。才能及臂灣。袖口綴五色細條。如流蘇。然領圈反暢。中央懸一球形之物。略似西洋藝術家之領帶。衣色暗綠。微閃金與銀光。齊腰以下。圍以長裙。作鵝黃色。裙前紛垂以紅縷無數。裙面滿繪頭顱及鬼之四肢等。其畫皆極精妙可觀。足穿白色之襪。鞋色亦白。其式略如人間男子之鞋。惟鞋稍蹙。且繫有紐帶耳。頭所戴之冠。其式如一覆鍋。猶我國駐外公使之禮

帽然。帽色大朱。亦環花紋。帽頂高。蠱一物。其形圓而粗。其色白而微紅。爲狀至醜。女鬼身上所穿之衣。頗近數年來。國內所風行長馬甲襟。亦反在背後。由頸直開至膝下。紐多有似繁星。胸脯前衣外凸如袋形。其乳峯適可藏於其中。袋尖畫黑點二。如黏兩膏藥然。衣上亦滿畫禽獸無數。衣色粉紅。雜以湖碧之鑲帶。至豔異可喜。兩臂外露。臂上繞以繩狀之黑帶數周。其形蜿蜒酷似弄蛇於臂。襪色黑。其質至薄。有如蛛絲之所織成。鞋亦黑色。其式略肖男子之所穿之靴。鞋尖各峙如羽形之物。一頭上亦戴有帽。帽形絕似山額。夫人所制定之婦女子宮帽。上繪紅波數道。波上畫狀似蝌蚪之物七八枚。方游泳於波中。厥勢活躍如生。耳際並無何項裝飾品。一與男子無異。特不論男鬼與女鬼。其額間各勒有銀色之闊帶一條。帶之正中。嵌有一珠形之小粒。適當其眉心。是殆男鬼與女鬼所共有之裝飾品也。而男女之髮亦並

藏諸帽中。更無垂髻或拖辮者。因此男女之狀貌。舍老翁有髭鬚。或長髯之特殊表現外。青年之男鬼與女鬼。其貌美醜混絕。不可驟別矣。我因問泓光曰。此殆爲鬼世界之服飾乎。泓光點首曰。然。此乃鬼間男女所通行之制服也。凡鬼服飾皆如是。至於仙鬼則其服飾。隨時變異。無所限制。而鬼官亦然。余曰。然則汝何以獨穿人類之衣服乎。泓光曰。此無他。因我才來人間。晤君若穿鬼間服飾。恐君突見而驚。故故意幻作人間之衣服耳。余曰。鬼類服飾。由我輩人類視之。似甚醜惡。泓光笑曰。以人類之眼光視鬼間之服飾。誠以爲醜惡。特由鬼類之眼光以視人間之服飾。其醜惡正不殊於人之視鬼焉。君當知天地間物。無所謂美。亦無所謂醜。我心以爲美。斯美矣。我心以爲醜。斯醜矣。此其醜。此其美。非其真醜與真美也。卽以人世情事論之。譬如女子之服裝。有在十年前所視以爲至美之裝者。倘今日復有一女子。穿此十年

前風行之時裝而招搖於鬧市。則人必駭笑謂爲至醜者矣。不知在十年前。固皆視爲至美者也。又如人世之女子。每以細眉小眼爲美。然在鬼間頗不然。多謂細眉小眼爲醜。反以粗眉巨眼爲至美。而更見豐韻也。於此可知美與醜。豈有固定之界說者哉。皆一心之所造耳。吾聞泓光言如此。竟無辭可以駁詰之。

第八章 鬼之五倫

泓光與我談論鬼之服飾既終。我乃續詢曰。人類最重倫教。故有五倫之說。未悉人死化爲鬼以後。此人間所有之五倫。能仍長保勿替否。泓光答我曰。人既死爲鬼。所謂人間之情。已經汰除無餘。所猶存在者。惟其精靈耳。且此鬼世界卽爲真正大同世界之實現。經是更無所謂五倫之說。其尙保存者。獨朋友之誼而已。生前勿論彼此是恩是仇。當其死後。皆朋友焉。至於父母

兄弟妻子等等名義。凡人一死。概無此種名目存在。其於死後。父與母相見。猶朋友也。兄弟相見。猶朋友也。夫婦相見。猶朋友也。子與父相見。妻與母相見。亦無不皆是朋友也。勿論其生前之親誼。爲厚爲薄。迨其死後相見。則均一視同仁。絕無厚於彼。薄於此者矣。余曰。按此論則凡人生前。以倫教關係。而得保其一家之人。相親相愛。迄其死後。五倫之藩籬。旣撤。雖骨肉亦視等朋友。其天倫之情。似轉形淡漠矣。泓光笑曰。非非。人間雖有五倫之名目。倫察其實際。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餘如手足。則同室而操戈。夫婦則朝夕而反目。此種種忤逆之事。旣如人情之所當然。相親相愛云何哉。默視此五倫兩字。實已等諸人類相詐相欺之虛幌。果抉其內幕。而直窺其隱。則父不父母。母不母。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至於朋友一倫。則世味薄於紗。一酒一肉。盡是密交。迨黃金散盡。緩急時至。所謂當年知交。一一作

鳥獸散矣。所謂人間最冠冕之五倫。如是如是。若論冥間。雖無五倫之空名。目。惟一察其實際。則無論其生前爲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亦勿論其生前爲大恩人爲大仇敵。既共爲鬼矣。則其相親相愛之深。殆有非言辭盡之者。雖廢盡父母兄弟妻子等等倫教上之名義。然其互相愛暱之情。儘足以包含人間父母兄弟妻子之情而有餘也。君試細細體味我言。是非真正之大同世界乎。余聞其言。不覺亟讚勿已。因又問之曰。但人化爲鬼以後。其於人世生者之情。能否亦一齊擺脫乎。泓光曰。大凡鬼與生者之情。多不更置意。惟亦稍有不能擺脫者。此不獨鬼與人有之。卽鬼與鬼之間。亦偶或有之。由是復有鬼父來人問晤其子女者。或鬼女來晤其生母者。或鬼兄來晤其兄弟者。或鬼妻來晤其丈夫者。此類皆爲偶然發生之事。不過此鬼對於人世。尙不能作太上之忘情耳。並非普遍之鬼類。一概皆如此焉。特鬼物雅重友誼。

緣是亡鬼來人間晤其生友者最多。卽我今來訪君。正亦以不能釋然於與君生前之友誼故耳。余曰。汝父母已盡逝世矣。不知汝與汝父母亦常相晤聚否。泓光曰。幾於朝夕相見。余曰。所謂尊幼之序。當已不復存在矣。泓光曰。然更無所謂父子也。但雖無父子名義。實際較之生前親愛多矣。君不知我父生前遇我至冷酷。無父子情。我以其待我無情。故對之亦鮮爲子之道。然死後相見。我父待我備極慈煦。我亦依依其膝下。不期而生孺慕之愛。此情在生前未有者也。蓋在生前徒有父子之名目。而絕無父子之實際。死後無父子之名目。而有更甚於父子之實際。舍名目而取實際。卽揭去虛僞之假面具。而以真面目相見也。故我知鬼間之所以能得大同世界之實現。卽以去僞而能存其真耳。若人間者。不徒相欺以僞。甚或以僞混真。而復有一二最爲虛僞之人。高唱其所謂大同主義。其辭雖僞若真。未嘗不能動聽。然一

究人類之劣性。其去大同之真理。不啻相隔萬里矣。非待世人悉化爲鬼。人間終不能得大同之實現焉。

第九章 鬼之男女關係

余重叩泓光曰。鬼世界既大同矣。顧於男女間之關係。又復何如。可得聞乎。泓光曰。鬼間男女。亦祇有朋友之情而已。不如人世間尙有所謂男女之戀愛者也。余曰。人間男女。其互相發生關係。始則假托純潔戀愛之美名。亦仍是友誼而已矣。繼則因嬖近而漸近於亂。雙方對於天賦與之性慾。遂勃然而生。終於不復能免性慾上之舉動矣。不知男鬼與女鬼間。雖爲朋友之情。其於性慾方面。能復免乎。泓光逕答曰。男鬼與女鬼之間。絕無所謂性慾者也。余奇曰。豈人死爲鬼。并能將性慾而遏止之歟。泓光復答曰。此非強自遏止也。因人既死而爲鬼。雖具鬼形。但其中所存者。惟一靈魂而已。關於性慾

一層。當其死後。卽已汨沒。更無絲毫之存在。是故。鬼不獨不更行性慾。上應有之舉動。且并慾念而無之。此爲天演自然之趨勢。決非強自遏止者耳。因此。男鬼與女鬼。相視如同一體。雖外表略有區別。而其交接時。於男女間之界限。早已自然稍滅矣。何有於性與慾哉。是以鬼之靈機。甚於人類之靈機。推厥原因。卽因慾念已經斬絕。精靈有所專注。不稍受卑穢之性慾鼓蕩。故其靈遂得愈煉愈精。而其靈機。遂益形暢發矣。余因詰曰。人類亦每有絕慾者矣。何其靈機未見能暢發乎。泓光曰。此理甚明。蓋人類之性慾。是天之所賦予者。鬼類之性欲。則斷非人力所得強爲遏絕者。若必欲以人力勉強禁絕之。不見其益。反受其害。體質既虧。靈機反復受礙。此大不可者也。君不見帝皇時代。宮禁中之閹宦乎。其醜具已經割去。則其於性慾上之舉動。雖欲行之。而勢有所不能。此可謂能禁絕其慾者矣。然閹宦多愚呆。蠢蠢然若鹿。

豕未見其靈機能暢發也。於是知以人力強遏天機之爲無益有害耳。余曰。汝言信而有徵。甚是甚是。顧人間每有女鬼來魔男子。使與之媾合。斯又何故耶。果使鬼而無情慾。似不應更有此類情事發生耳。泓光曰。鬼類不需飲食。但常來人間。借飲食以爲遊戲。是以鬼類雖無性慾。有時亦來人間。借此一番舉動。以與世間淫男子遊戲耳。非果受性慾也。大抵鬼類多好戲謔。每見人世男子之貪歡媾者。輒故意來誘之。與共行床第間事。在此男子。未始不覺暢適。而在此女鬼方面。徒有此一種形式而已。木木然無動於中焉。且來與人間男子作媾合者。不但盡是女鬼。卽男鬼亦有時好幻作美麗之女子。以故與人間男子爲遊戲。實因鬼物。每見人世男女。大都營營相逐於性慾上之生活。而無術可以解脫其老天所賦與之奇異本能。輒視爲滑稽而可矇之事。遂時時藉此以與生人相遊戲矣。由是亦有男鬼或女鬼。幻作男

子之形。來到人間。以與好淫之女子作媾合者。此亦鬼類與人游戲之一端也。余微笑曰。泓光。若是則汝雖男子。當亦能幻作美麗之女子者矣。泓光笑答曰。能之。我曰。能一試否。泓光曰。可。試略閉君目。俾我幻形。我略一闔眸。更張目視之。果見泓光頓易其形。變作一婀娜好女子矣。

第十章 鬼之行動

余見泓光突然能化爲一嬰嬰宛宛之流。不期爲之附掌。嗚噤不止。泓光徐笑作雌聲。問我曰。君視我亦甚曼麗乎。我益笑曰。豔哉豔哉。是能兼美於飛燕玉環者矣。枯寂如空僧之我。今對此麗質。亦要有勢不能不動心者矣。泓光聞我言。不覺亦笑。然其笑態。嫣然更增媚媚。儼然有迴眸一笑。百媚生之。致我因微嘆曰。爾輩以此來游戲人間。又盍怪人世妄男子。多爲顛之倒之。至於身死而不自悔耶。泓光笑頷曰。老衲婆心發矣。今請君更再閉目半晌。

我當恢復我之本來面目也。我應之曰。諾。隨卽闔我雙眸。便聞泓光仍易作雄聲呼我曰。可。我急張目視之。見泓光已依然返其故我矣。我大爲嘆異。遂相偕更向前進。途間我復與泓光談及鬼之行動。詢以鬼來人間。亦能白晝現形否。泓光答曰。鬼之行動。並不限於晝伏夜動。此人世俗言所誤傳者也。惟能白晝現形。而來遊戲於人間者。只限於仙鬼一類耳。若在凡鬼。雖亦能白晝來行於人間。但現形則不能矣。余曰。仙鬼既能白晝現形。來遊戲於人間。何以我等人類。日常無所覩耶。泓光笑曰。愚哉。君問。當仙鬼白晝來遊戲於人間時。彼亦幻作人形。所有衣服冠履。舉止狀態。亦與常人無稍差異。故人與之交臂而遇。並不能知其爲異物也。以世界之大。又何處而無鬼。縱人見鬼矣。終以爲同是人類。乃猶嘵嘵然。自言不曾見鬼。不知鬼正竊笑於其旁也。至於凡鬼。雖白晝不能現形。然時時來遊戲於人間。與仙鬼無異。當人

類叢行於道途間。其中往往有凡鬼雜廁於其間。而人眼乃不之見。是以人行於道上時。每當甲與乙互相讓道。或彼此相避。其中間輒有凡鬼由此兩人空隙間直竄而前去矣。顧甲乙兩人。只知是人與人相避相讓。不知當時已有鬼摩肩而過也。凡人行於道上時。其步多甚紆緩。而鮮有疾馳者。緣是凡鬼得以躡行於其間。不患抵觸。且并可與人從容同行。至於鬧市中。則車水馬龍。紛馳不絕。凡鬼便不敢行於其間矣。如汽車、電車、馬車、人力車等等。其駛行非常迅速。若鬼廁入其間。在在有抵觸之慮。因此凡鬧市之間。凡鬼多不敢往遊戲矣。人間冷僻之村巷。每多鬼物之發現。而在熱鬧之城市中。則鬼物之發現甚鮮。俗言以爲熱鬧之城市中。人類衆多。陽氣特盛。而鬼遂不敢來。冷僻之村巷。人跡稀少。陽氣較衰。故鬼物特多。此言出諸理想。毫不足據。不知鬼類之所以喜來冷僻之村巷中。而畏往熱鬧之城市中者。非懼

乎人懼乎車馬絡繹之易相抵觸耳。吾聆泓光之言。始恍然於熱鬧城市中。所以少鬼之故。時我行久。腹中頓覺飢餓。因謂泓光曰。今我腹中甚餓。奈何。泓光攢眉曰。此則我無術可療君飢矣。鬼間食物。不但君所不願食。卽君願食。於君亦有不利。未悉能稍忍乎。余曰。尙能忍耳。惟行途過多。又覺疲乏。甚思更憩息也。泓光疾應曰。可。可。言已。卽導我至一冷落之區。同坐地上憩息。然我倦絕。竟倒頭朦朧睡去。迨醒。精神復足。且亦不更覺飢餓。返顧泓光。見彼正守視於我身畔。我卽笑而起曰。我精神已復原。且亦不餓矣。可更偕行。泓光便起。導我更向前進行。我乃重與彼且行且談。又叩以凡鬼倘行于途中。果不慎而與車馬相抵觸。則此被車馬所抵觸之鬼。狀將何如。泓光淡然相答曰。死耳。

第十一章 鬼之暫死

吾聞泓光言鬼被車馬所觸。卽死之語。不覺爲之駭然而異。因憶及舊藉中。嘗有鬼死化爲響之說。遂以問泓光曰。鬼果亦有死時耶。其在死後。詎真化爲響者歟。泓光大搖其頭云。非也。鬼已死後。終且仍化爲鬼耳。鬼化爲響一語。亦是人間嚮壁虛造之談。容可信以爲實哉。我聞泓光此數言。茫然不解。所謂因請其更詳言以申明之。泓光乃告我曰。鬼者。固有其軀矣。然其形軀。至極薄弱。所以能集合大氣而融匯成形者。不過仗其靈魂之維繫耳。倘無靈魂寓於軀中。而爲之維繫者。則此鬼軀。勢必立卽渙然散去。而依舊化爲天空中之大氣矣。于此可知鬼軀之質。其薄弱已極。決非人類肉體之所可比。故其行于人世途上時。倘稍一不慎而被車馬等之所誤撞。則其薄弱之軀。可以立刻四分五裂。散爲輕烟淡霧之狀。此時鬼乃死矣。然其死去者。祇是形質而已。靈魂猶是依然無恙。於是其後鬼魂。乃復收集其殘裂之鬼軀。

而使之更凝合成形。還復其固有之狀態。固是。此暫時死去之鬼。頓復成爲鬼矣。且鬼軀不但觸堅即可暫死。卽偶聞巨大聲浪。如迅雷聲及礮聲等。亦必暫時死去。實緣鬼魂不禁大聲震驚。當其突聞巨大之聲浪時。鬼魂因驚不知所可。更無暇維繫其鬼軀。使其凝合如故。由是。此薄弱之鬼軀。旣失所維繫。遂亦四分五裂。化爲烟霧。必待此巨大之聲浪已息。鬼魂驚恐亦定。乃重收拾其旣散之鬼軀。使仍凝合完備如故。于是。此暫時死去之鬼。一剎那間。又不死矣。我聽至此。始恍然而悟。因念人間驅鬼之術。多好鳴鑼。或燃放爆竹。以爲可以驅鬼。而使之聞聲驚避。以此告泓光。泓光亦云甚然。渠又謂人間以鳴鑼。或燃放爆竹。爲能驅鬼使避。但人類對於鬼物。何以一聞鑼聲。或爆竹聲。卽能驚避之原因。尙不能十分明瞭。初不知鬼聞大聲而驚避。乃恐其鬼軀之因驚而死去故耳。余曰。然則。夏季多雷。凡屬鬼物。一聞雷聲。豈

必將全暫死去乎。泓光曰然。鬼類於夏日果最畏聞雷聲。所以恆往藏匿於深密之處。以避雷聲。每歲當雷鳴時。山野間鬼物反少。而在城中。則鬼物反多。卽因鬼物多畏山野空曠。雷聲宏大。遂來藏匿于城中。屋廬深密。蓋將以避雷耳。人間每當夏秋之交。都謂鬼物從地獄中釋出。得來城市中作一度之遊戲。至七月晦日。乃復由地藏王菩薩。一齊收去。仍納入地獄之中。此瀾言耳。大抵七月已過。雷聲將息。鬼之來人間者。多仍散往深山叢林中游散。不復羣集城中矣。此固無涉於地藏王菩薩者也。我更問曰。然則鬼於暫死之時。其鬼軀間。亦曾感得痛苦否。泓光曰。鬼軀不同於人類血肉之體。當其暫死之時。於其體間。絕無何項痛苦。所能感得痛苦者。獨鬼魂耳。鬼魂最畏其鬼軀。暫時死去。蓋鬼軀一殘裂。鬼魂須立卽仍使之凝合而成原形。其經營良苦也。予問曰。汝亦曾暫時死去否。泓光曰。我曾有一度來游人間。被一

高頭大馬所誤撞。以致暫死。故今我所談鬼類暫死時之前後情形。盡是實
驗談也。

第十二章 鬼之輪迴

方我與泓光。且行且談之間。忽迎面來一肥身而烏髯之老鬼。其全體衣飾
一如第七節如述。既與我等行近。此老鬼遽迎就泓光。與之含笑而握手。旋
泓光卽擁抱此老鬼。而就其烏髯。往吻無數而罷。此老鬼亦抱泓光腰。吻其
唇數十。相吻既畢。彼此更一握手。老鬼才仍掉頭疾行而去。雙方雖有親愛
之表情。而始終不曾交談片言。我突見此一幕歌劇。不禁爲之愕然。我因問
泓光曰。響問此老者誰也。泓光曰。此老者非他。卽我生前之父親耳。君試觀
之。我等之親愛。爲何如耶。我曰。親愛至矣。其情似爲人間所未有者。特相見
彼此不作一言。何歟。泓光曰。我等既成爲鬼。靈魂之力。卽能彼此互相貫通。

故在相擁而吻之時。彼此之靈感。卽能各相印合無間。不必更待言辭之助。而才可互達其衷也。我因曰。若是則雙方雖不言談。其衷情之愉快。勝於人間之暢談十日矣。泓光答曰。然。途間我偶憶及輪迴之說。遂語泓光曰。輪迴之說。出釋典。殆迷信而不足道者乎。泓光曰。否。輪迴果有者也。我瞠目而詫曰。信耶。泓光曰。信也。雖然。鬼間之輪迴。非同於人間相傳之所謂輪迴耳。我卽曰。然則真正之輪迴。又何如也。泓光曰。所謂輪迴者。卽凡鬼偶來人間游戲。倘見某家有一婦人。適在臨盆產兒。此鬼見此產兒。突然發生一種愛慕赤子之意。其靈魂因愛慕此纔經墮地之產兒。故靈魂遽卽捨却鬼軀。而附入於此產兒之身。而其鬼軀已無靈魂之維繫。立卽消散爲無形。此鬼遂得藉此產兒之身。如輪之重迴入人世矣。倘此鬼爲明慧之鬼。則此產兒之靈魂與鬼魂相融合。迨其長成。卽爲一明慧之人矣。倘此鬼爲蠢愚之鬼。則此

產兒之靈魂與鬼魂相融合。其長成以後。便成爲一蠢愚之人矣。又如某鬼來此人世。見一產豬。而亦無端發生一種愛慕之意。則此鬼魂。因愛慕而投入豬身。即便成爲豬矣。或鬼魂而投入產牛身中。則此鬼立成爲牛矣。或以其魂投入產蛇身中。則此鬼立成爲蛇矣。總之。其所以能成豬成牛。成蛇成虫。皆此鬼魂。對於此豬此牛。此蛇此虫。皆驀然發生一種愛慕之意。而自願以其靈魂附入其身中。以致爲豬爲牛。爲蛇爲虫。以及其他種種生物。並非有所謂閻王判官等等。施專制之手段。以強迫其輪迴入人間耳。真正之輪迴若如此。禪書所載。不過藉以勸懲愚夫村婦。未可信焉。吾點首曰。今聞汝之言。我乃了然于真正之輪迴矣。始知凡事不憑親身聞見。終不可信耳。繼我又戲問泓光曰。不知汝亦思一嘗此輪迴風味否。泓光微笑曰。人世風味最辛苦。皆非我之所能愛慕。

者。我寧願永遠爲鬼耳。相談至此。我遙望遠處。見烏霧茫茫中。鬼燈明列如炬。耀目爲眩。我急指之問泓光。彼問是何處耶。泓光曰。此鬼市也。我詢以能否偕往一游。泓光應曰。可。今當先伴君往游鬼市一周。後更往我家小憩。則君即可仍還陽世去矣。

第十三章 鬼世界之街市

泓光已允我往鬼市一游。我乃大喜。遂偕泓光急行而前。既至。則見霧氣如煙。鬼燈似火。陰鬱之象。使人對之。不覺凜然。其街市之廣闊。較之巴黎紐約諸著名大街。殆有過之。而無不及。滿地所鋪。似是黃沙。惜多磚石。故不甚平坦。左右分列屋廛兩排。勢如長蛇之東西對峙。屋式皆一律。大小亦等。其屋方而低。屋頂亦平。其狀酷宵人世之養鴿房。屋簷下。悉懸白色似長棒之物。七八枚。其中能吐鬼火。燦然而明。我疑此長棒形之物。必是動物之骨殖。所

吐之光。當是燐火也。房屋之背後。從烟霧濃密中辨之。彷彿見有無數之崇山峻嶺。插空怒轟。而松柏等樹。更叢覆屋巔。受風蕭蕭作悽響。我至此不禁寒慄者再。市上諸店肆。皆懸有市招一方。顧其標題甚奇。取名皆似人間之姓氏。如汪純仁、吳延禧、張吉如、張介生、司馬賡勛、歐陽克明等等。盡是市招。我乃問泓光。何鬼間之市招。皆類似人世之姓名乎。泓光答曰。鬼間市肆。其店肆名。卽以肆主之名而名之。不復另題別名。故如汪純仁、吳延禧等等。雖屬肆名。亦卽肆主之姓名也。我乃大悟。就觀各肆中所陳列之各品。以鬼日常所需之食物。與衣飾爲多。如螻蛄乾、柏葉餅等食品。以及男鬼女鬼所穿戴之衣飾。皆充斥于市肆中。又有數肆。則係出售玩物者。所有玩物。泰半以木刻成。或以泥塑成者。如木雕之像。以及泥塑之鬼屋、小船、小車、小棺等玩物。並極精緻可觀。且木雕之像。中有數種之面目。有似人世上已過去之英

雄美人。如烈士林文。名妓老林黛玉等。均甚逼肖其人。詢之泓光。果盡是林文。林黛玉等肖像也。其中又有像數十。皆作古代衣冠。我多不能其識。其爲誰之塑像。泓光乃一一以其名告我。謂此西楚霸王也。此南唐李後主也。此蜀王衍也。此煬陽帝也。此韓愈也。此蘇洵也。又有張麗華、宓妃、魚玄機、李清照諸美人造像。無不栩栩欲活。我觀玩良久。大爲嘆賞。繼與泓光更向前行。一途所經。諸肆幾盡。是出售鬼食與鬼衣者。我亦不暇細觀。迨行至市末。驀見大屋一座。高峙于松柏叢林中。門口有男女諸鬼出入。絡繹不絕。仰審其市招。則大書邵耀卿三字。我急問泓光。此是何肆。何以門口不陳列所售之物品。泓光告我。謂此是鬼世界之劇場。我急與泓光陪往一觀。泓光允焉。遂由泓光納鬼幣兩枚於門首所坐之劇場執事。我等卽相偕而入。旣進。見此劇場。初無舞台與客座。一片大曠地耳。四圍以高墻。墻畔雜樹松柏。鬼燈密

綴於枝葉間。觀劇諸鬼。皆席地而坐。有一鬼伶。方演劇于觀衆之前。於是。我與泓光亦坐下觀之。見此鬼伶所穿之衣服。與世人無稍異。卽其舉動。亦與人同。絕似人間之特別改良文明新劇。我大詫曰。詎鬼間亦有所謂文明戲者耶。泓光告我曰。此非所謂文明戲也。鬼間演劇。多好扮演人間社會近代之種種怪現狀。以供笑噱。此亦猶人間之舊劇。多好扮演古代諸忠孝節義事耳。我又問曰。彼鬼伶今所扮演者。有何人間怪現狀也。泓光曰。君觀此鬼伶。翹然其鬚。隆然其腹。巍然而高。據案前。左手狂撥算盤珠。右手亂翻帳簿。乃描摹人間富賈。孳孳爲利之醜狀耳。我昂首觀此飾富賈之鬼伶。扮演種種醜狀態。不一而足。不禁爲之喟然失笑。

第十四章 鬼世界之氣候

此扮演人間富賈之鬼伶。正在醜態百出之時。又有一女伶。亦作人間時世

之裝。姍姍行近其前。富賈疾拋其算盤與帳簿。急起挽之作百般親暱。而女伶神情至冷落。似甚不顧者。富賈乃探懷出錢鈔無數。狂遺與女。女得錢鈔。頓露喜色。遂相偎坐而戲謔。富賈且就其芳頰。猛嗅千百不止。泓光告我。此女伶係飾作此富賈之妾。必得錢鈔。而笑顏乃開。此中暗示之意。蓋良耐尋味也。旋此富賈向後退去。又有一年輕而作人間僕裝之鬼伶上。泓光告我。此伶卽飾富賈之僕者也。時富賈之妾。突見僕來。急起相迎。備獻種種殷勤。僕亦索笑不盡。富賈之妾。遂將向所得之于富賈之錢鈔無數。傾囊而盡贈僕。僕受之奇悅。卽亦擁妾吻之數百。吻終。彼此竟各寬衣解帶。對衆橫陳。作無遮之會。一時觀衆。盡自地起立。拍手擲足。狂聲叫快。而此戲隨卽告終。余與泓光。乃離此劇場。緩步而去。泓光始語我曰。君今可往予家小憩矣。余曰。時光殆已非早乎。泓光微笑曰。鬼世界終古如此。無所謂早。亦無所謂晚者。

也。余曰。詎無晝夜之分者乎。泓光曰。然鬼世界無晝無夜者也。自君蒞此。偷以人間歷日計算之。蓋已有數日矣。我聞泓光言。大爲駭異不止。遂離此鬼市。重取道往泓光家中去。沿途鬼物漸見稀少。燐火亦鮮。顧我才入鬼市時。時覺氣候甚陰寒。今行至鬼蹤稀少之處。而陰寒之氣。反稍減退。我甚以爲奇。以問泓光。泓光答我曰。鬼世界之氣候。以空中特多霧氣。故較之人間。尤爲陰寒慘鬱。而日月星辰。爲霧所障。遂亦勿見。大抵人間在秋深十月時。鬼間氣候嚴寒。已類人間之深冬。今人間尙在七月秋暑間。而鬼間氣候。已似人間暮秋。鬼世界較暖之時光。約在人間五六月之間。但其時鬼間氣候。仍蕭然有涼意。似人間之重陽前後也。若人間屆春季時。鬼間之氣候。亦頗和暖。不甚十分陰寒矣。蓋春氣屬陽。雖冥間。亦能感得幾分春意也。余曰。然則何以鬼多之處。愈見陰寒逼人。鬼少之處。其陰寒之氣。反見減退。此何故耶。

泓光曰。人類爲血肉之軀。其氣熱。故人愈多處而愈熱。若鬼類之軀。其氣陰。故鬼愈多處而愈見其陰寒矣。我乃問曰。在鬼類亦曾感得此天氣之陰寒否。泓光曰。否。我等鬼類。居此已慣。毫不以陰寒爲苦。亦猶魚之居于冷水中。曾不以冷水爲冷也。予曰。鬼間旣無晝夜之可分。則彼鬼市中。詎非將失日中爲市。日入而息之定時乎。泓光曰。無定時也。鬼類之軀。爲靈魂所憑。永無倦怠之時。亦不需乎休息也。余曰。若是而論。則鬼物尤無疾病等患發生者矣。泓光頷首曰。然。鬼軀已有靈魂維繫其間。遂更無病痛等情發生。非若人類血肉之軀。常有疾病痛苦之厄者也。君試更思之。卽此一端。爲鬼之樂。優於爲人多矣。予乃唯唯。旋我問泓光。汝家亦將至否。泓光應曰。將至矣。更前行數十步。遂復導我向右方轉折而行。愈行而鬼火愈見稀少。光綫暗晦。才能略辨途徑耳。仰視兩旁依稀。見有枝幹醜怪之大樹無數。分列左右。狀如

巨獸奇蛇。陰風吹拂於樹葉間。其聲似吼。種種慘厲之象。殆爲人世所未有者。我亦不復與泓光絮絮語。惟黯黯然緊隨之疾趨而已。

第十五章 鬼入亂壇

吾與泓光疾行約半里許。泓光遙指前方告我曰。此卽我家也。我按其所指處辨之。乃一架小屋而已。其屋構造之式樣。頗極奇特。頂圓而隆起。酷似一饅頭然。四周亦環植樹木數十株。其下雜草蓬焉。行近屋前。亦無門戶。第一穹形圓洞。以備出入。進屋視之。牆壁間似泥土所搏成。故一股土氣息。陣陣撲鼻。聞之使人不快。屋中亦無傢具。惟有朽木數方。略砌作椅桌之形。此外更有動物之骨殖數根。雜插于地上。閃閃吐出磷火。光焰搖搖。如將熄滅者。泓光便請余坐于朽木架成之椅上。彼亦向我迎面而坐。笑問我屋佳乎。我含糊應之曰。甚佳甚佳。且兼詢彼亦與汝父母同居否。泓光搖首曰。否。此屋

乃我所獨居者也。余曰：能不患寂寞否？泓光曰：否。鬼間朋儕綦多，時相往來，不嫌岑寂也。彼此隨意雜談者久之。泓光卽問我曰：君亦時常扶乩否？我曰：我未嘗扶乩。但我有文友潯陽君弟兄二人，雅嗜此道，得暇輒作扶鸞之戲。第臨壇者多屬古今之烈士，此不知是何故也。泓光答曰：斯無他，靈之所相感耳。尊友當是激昂慷慨之人，其靈最易與烈士之靈互相感應，故其臨壇者多爲古今烈士也。我又問曰：然則鬼物可否臨壇？其中真諦可得聞乎？泓光曰：鬼物都好來人間遊戲，君之所已知者矣。當鬼物來人間遊戲時，倘某處適有人在設壇請乩，斯鬼偶然經過彼間，設壇請乩之人，其心靈能與斯鬼之靈暗相感通者，則斯鬼必且欣然入壇，以其一已靈魂中之靈力，全量貫注入於扶乩者之心靈中，更藉扶乩者之靈力，使之執乩筆而作書，故人有所叩所問，鬼卽以其靈力感注入扶乩者之心靈間，遂藉扶乩者之手執

筆而一一答之。此時扶乩者之心靈。早被乩壇上鬼之靈力。全般借去。因是扶乩者。雖能執此乩筆在手。亦不能自解此執筆之手。何以竟能揮霍疾寫也。我點首曰。扶乩之真理如是。我今乃恍然明瞭矣。但未知鬼類皆能臨壇乎。泓光曰。不。其臨壇者。要以仙鬼爲能。故從來忠臣烈士。俠客奇女。其死後輒能降壇。至於凡鬼。則多不能也。我曰。又生前不識字之人。死後亦能臨壇否。泓光搖首曰。不能。生前既不識字。死後又安能臨壇。此亦猶不識字之人。卽不能扶乩也。余曰。凡人扶乩。皆能有鬼來入壇乎。泓光答曰。未必如此。人之靈感。絲毫不能與鬼物之靈感。相貫呼應。則此扶乩者。無論如何虔誠禱祝。鬼物經此。必浩然而去。曾不稍顧。否則。雖禮儀草草。設備簡單。果扶乩之人。其靈能與鬼靈相應。鬼亦樂就之。願共作竟夕筆談焉。我曰。汝言善哉。我見我友潯陽君兄弟兩人。其于扶乩時。并不十分鄭重其事。甚或並乩壇

老例。三跪九叩首之大禮。亦廢棄不行。且當時嬉笑談話。憨態淋漓。表面上似毫無尊敬之意者。然每次扶乩。烈士奇女之臨壇。幾于續續不絕。曾未有扶而鬼不來之時。證諸汝言。我乃知其所以然矣。泓光曰。是果尊友之靈。能感應若輩鬼物耳。禮儀周備與否。豈彼烈士奇女所肯置意者哉。我又問曰。凡臨壇之鬼。何以無有肯現形者。此何故歟。泓光曰。鬼與人作筆談。各以其靈相感。筆端心底。更無不達之意。何苦定必現形以示奇乎。如必現形。反爲多事矣。方我與泓光談至此。驀有一女鬼。自外悄然而入。我不期爲之一怔。

第十六章 關亡之真理

此女鬼既入。卽矗立屋之中央。與泓光相對而嘻嘻狂笑不已。繼復轉顏睨我者再。遽便掉身翩然退出。泓光亦不挽留。仍兀坐如故。我俟女鬼已去。因問泓光。此女鬼是誰。泓光曰。渠亦是我良友。今偶來訪我。圖作暢談。適見君

在故復去矣。我曰：然則我來爲煞風景矣。泓光搖首笑曰：無妨。我與彼固時時相見者。我遂又問彼曰：扶乩之理。我已明瞭。但關亡之真理。能亦詳告我否。泓光答曰：人世關亡一道。有真有僞。世人所不可不知者也。普通巫娘之關亡。大抵憑空搗鬼。作僞居多。萬不足置信。惟替身關亡一種。庶真有鬼物來憑其身。而能與人作確實之對答矣。我因詢曰：其僞其真。將以何術辨別之歟。泓光答云：是蓋不難。當關亡之時。倘關亡者之語音模糊不清。而竟與死者生前之口音迥然不合。則此關亡者必爲作僞無疑。如關亡者之語音清晰可辨。與死者生前之口音絲毫無異。則此關亡者必真有被召之鬼附諸其身。而與人問答也。是故此死鬼如生前能作法語英語或日語者。其於關亡之時。亦必能仍作法語英語或日語等等。蓋旣爲此鬼之真靈。憑藉於關亡者之身軀。則凡此鬼生前之所擅長者。此時必仍無所不能焉。余曰：但

鬼何以能憑藉于關亡者之身上。而與人相對答乎。泓光曰。當關亡之時。此被召之鬼。既應召而來。彼即能將關亡者之靈魂。暫時驅之出竅外。己之靈魂。遂疾入佔于關亡者之身上。此時關亡者之音帶。以及其他種種器官。莫不皆被此鬼魂。暫時佔用。而此關亡者之身軀。即不啻爲此鬼之身軀矣。由是。遂能與生人互答問答。宛如面覲。辭氣之間。絕無些微影響之談。迨生人與其問答已盡。此鬼魂立即退出此關亡者之身。而關亡者被驅出之靈魂。見鬼魂已去。乃仍返其竅中。于是此關亡者。便呵欠而起矣。余曰。此關亡者。亦有不醒之時乎。泓光曰。倘此鬼魂。占住于關亡者身上過久。而關亡者自己之靈魂。忽然游散他往。不知歸來。則此關亡者。勢且長眠不復醒矣。故關亡之時間。不宜過于延長。否則。對於此關亡者之生命。恐將發生不利也。我詢問至此。關於關亡一道。亦既更無不盡之義。泓光便起立。微笑而言曰。老

友。君來冥間。已有數日。對於鬼世界之種種情狀。亦已親聞而親見之矣。今盍即便返人間去乎。我亦起答曰。吾甚感汝伴我來此一游。得令我飽添無限之閱歷。今我果亦倦焉思歸矣。但冥路茫茫。不知如何能重覓我歸途也。泓光曰。勿憂。勿憂。今我當導君歸家。言已遂導我出。此時泓光行走甚疾。不復如來時之迂緩。吾亦急行追隨不捨。沿途所見所聞。仍是鬼影鬼火。風聲樹聲。但如鬼市。鬼之劇場。鬼之法庭等處。今皆不復再見。似我歸程已非向來之原途。我因急于歸去。亦不暇細審其是否。行久。鬼影鬼火皆渺。耳目之所聞見。已盡是人世情形。我方知我已重還陽世來矣。其後遙望。已能見我家之門牆。我心乃奇慰。迨行抵家門前。泓光囑余數言。輒自掉頭而去。我即自還我家。見我之肉軀。尙赫然橫陳于榻上。吾魂頓即返舍。遂遽然而醒。

實驗總論

吾自隨亡友郭泓光。一度魂游冥間之後。雖病榻纏綿者久之。然在枕上。回念舊游。深感趣味。曾未嘗以疾病爲苦。迨病已全愈。我乃決心拋棄其他學問。而專從事于靈魂學之研究。自是憚志苦慮者。凡十餘年。閒時偶有友儕來告我以鬼聞。我必尋味其事。而追求其究竟。常至于寢食俱忘。家人雖皆苦諫。我置若未聞。探討如故。未以爲厭也。乃去年之冬。我自京華返故里。一日寒夜。正獨坐斗室。潛思靈學本原。無意中又見一鬼。從燈影中冉冉出現於我前。視其面貌。似在中年。濃眉目深。頗見英銳之氣。唇間略蓄短鬚。色微黃而不甚黑。身上所穿。全是人間冬裝。故知彼必爲來到人間游戲。故幻作此時世之裝耳。當彼巍然矗立于我身前之時。我因此身曾赴鬼間漫游。緣是對於彼不畏怯。且反喜其肯現形于我前焉。吾遂指一靠椅。請彼坐。彼面帶笑容。略一點首。遽就椅坐。並撚鬚問我言曰。君亦憶得借泓光游冥間事。

乎。我曰。憶之。詎君卽泓光。復幻化其面貌。重來晤我耶。彼答謂曰。我乃泓光之至友也。當君共泓光來游冥間街市時。我曾見君。後我詢及泓光。遂知君之生平。今宵乃敢效毛遂之自薦。幸無以不速而來。爲有唐突也。吾曰。吾自別泓光後。卽憚志研究靈魂哲學。雅欲更與鬼物一晤。今君降臨寒舍。尤爲不勝歡迎之至。願得以姓名見告。鬼卽告我。自言名孫翼衣。浙江嘉興人。生前曾入仕途。不久卽退隱。以飲酒賦詩自娛。後以患猩紅熱卒。死後得識郭泓光。因彼此志趣相同。故卽成莫逆之交。今來人間晤君。亦因泓光言及。君與泓光當年亦是良友。私心不勝企慕。遂決意來訪君。作長談矣。我曰。我與泓光別後。頗甚念渠。不悉渠在冥間安好否。翼衣答云。彼甚平安。且亦時時憶君耳。吾與翼衣寒暄旣罷。彼此漸作深談。翼衣清言娓娓。吐屬雋澹。酷似魏晉間人物。我因戲言曰。今宵與君一談。勝讀一帙世說新語矣。翼衣聞我

言。乃謙遜不止。觀其顏色。似愧我言爲頌贊逾分者。然我言雖是戲語。却亦由衷而發耳。繼我復語翼衣曰。我自一度游冥間後。其羨冥間生涯之安樂。今頗思再作前度劉郎。更往此大同世界一游。藉可復與泓光一叙。未悉君能作我嚮導否。翼衣急搖手曰。君以不更往爲妙。我曰。何哉。翼衣曰。凡人秉氣多陽。鬼氣純陰。君如一再往冥間。于君體質。大是不利。其危險不特一病而止而已。且鬼間情形。一成不變。非等人世。恆有滄桑之改觀。今日之冥間。與君當日往游時。一切情形。曾無稍變。君卽欲作前度劉郎。然風景不殊。當年恐無足觀也。泓光雖不獲與君更叙。然彼此靈機互感。正亦勝似面晤耳。我乃笑曰。此亦我之戲言而已。非更欲來作冥間游也。卽我有志于此。但我之家人。勢亦我不許矣。言已相與一笑而罷。是宵彼此直談至天垂明時。翼衣方興辭而去。吾堅懇彼他日有暇。不妨時來人間晤聚。翼衣慨然許諾。後

翼衣果屢來顧我作長談。彼此幾于忘人鬼之分。由是我竟能與鬼物互通聲氣。而我對於研究靈學一道。遂時得鬼物之指導。並獲得種種與鬼對晤之實驗。始信漢光武有志竟成一語。非欺人談也。

召鬼實習法

一日夜。孫翼衣來。我問之曰。人類欲召鬼物使之自來。亦有方法乎。翼衣曰。有我聞之奇喜。急請以召鬼實習法見授。翼衣初遲疑似不肯告。經余一再懇請。彼無奈。始將此法詳以告我。其法已見上編第十二章。復爲我告咒語如下。凡人欲召鬼者。第一須訓練其身心。使其雜念屏息。靈機大暢。如名利兩項。以及淫慾諸邪念。釋家所謂七賊。最須排除盡淨。勿令其有些微留藏于心田中。邪思偶萌。亦不許也。其餘心田中。百種穢濁之心理。亦須一并洗刷無餘。使靈府清明。毫無一絲渣滓玷其間。于是可闢淨室一間。室中不可

雜置什物。備椅桌數事便足。而以打掃清潔爲最要。且尤宜靜寂。凡室外喧嘩之聲。必須設法隔絕。勿令內聞。如是。卽照上編十二章之法。按圖索驥。可獨自端坐於此室中。垂首閉目。自數鼻息。不論早夜。隨時可坐。無論盛暑嚴寒。皆不可間絕。俟滿二百四十日後。於靜坐守竅之時。閉目凝神。低誦咒詞一種。其咒詞譯音云。諦呵諦呵。沙哩沙莫呵。沙哩薩莫多囉得。諦呵婆藏哆。囉哩嘛。囉哩嘛。凡婆多囉刹。凡婆蘇哆咕哩薩。此咒係梵音。鬼物驟聞梵音。性靈必大爲感悟。如吾於深山叢林之中。忽聞幽然寂然之音樂。亦必尋聲而往矣。誦咒已畢。可仍靜數其鼻息。俾免雜念之偶萌。如是經久。此召鬼人之靈機。漸能與鬼之靈魂。互相感應。則鬼必能應召而至矣。倘一時鬼被召而不至。則萬勿燥急。立宜收心自省。曾否於召鬼時。有妄想之或萌。果自省而有之。則急須澄心懺悔。仍自靜坐誦咒如故。迨其靈府復歸於清明。則鬼

必仍能應召而來也。自孫翼衣既以此召鬼咒授我後。我爲欲實驗此法之靈効。故遂於家中特闢淨室一間。先自將心中一切雜念。一齊撲滅殆盡。然後乃按照其所授之方法。每夜實習片刻。雖在風雪之夜。亦不敢間斷。行之既久。一日。吾誦咒甫罷。正在靜數鼻息時。果見亡友郭泓光。突然現形於我前。含笑問今宵召我何爲。蓋我心正欲召泓光來。今實驗此法。竟得真効。不期驚喜欲狂。遂起笑問之曰。泓光。汝今果能應召而來耶。泓光便問我此法。君又從何而得之。並謂此乃鬼間所不肯輕授於人者也。吾曰。此乃翼衣所授我者耳。泓光卽喃喃自語曰。翼衣亦太覺多事矣。其後始與我對坐而間談。相談約一時許。泓光自謂冥間別有約。卽告辭隱形而去。自茲以後。吾既得此奇術。隨時卽獨坐淨室中。誦咒召鬼來。與之談笑爲樂。或于研究靈學時。偶有不能了解處。輒召鬼來。向之問訊。莫不迎刃而解。卽泓光與翼衣兩

鬼友。倘經久不來。共我閒談。我必作法召之。而泓光與翼衣。無不卽應。召而至。其後我因不解此咒詞之意義如何。乃召翼衣來。請爲我解釋之。翼衣笑而不答。繼我更召泓光來詢之。泓光亦不我答。黜之者久。泓光始莊容言曰。君能誦此咒而召鬼。卽已足矣。何必更叨叨詢其意義哉。此我輩鬼類。所萬不能向人間洩漏者也。我聞其言如此。以後遂不敢更問。他日親友中有知我擅此奇術者。多來向我求問此法。我偶授數人。行之無不獲驗。于是齊向我來求此法者益衆。吾亦未敢久秘。爰詳錄于此。庶凡友儕中。或海內嗜研靈魂學者。皆得按法而實驗。篤心神鬼。啓菩薩之心。滅暴戾之行可也。

與先父靈魂談話記

自我先父逝世。轉眼已有九載矣。我心長自悼念無已。卽我家人子弟亦然。一日午夜。我乃獨坐淨室中。澄心誦咒以召之。約靜坐十分鐘。先父果卽應。

召而至。我視其面目。似與生前無大異。既至。卽擇一椅上坐下。問我曰。大兒。汝今召余。此來何爲。吾恭立其旁。和聲應曰。兒自父親去世之後。苦念不盡。卽家人亦憶念良切。故敢相召。藉欲叩問父親在冥間平安否耳。父親便曰。爾輩以後毋庸時時念我。我在冥間一切均甚安好。爾輩用心於家務可矣。死者長已。多念又何益哉。我又問曰。家中按節所焚化之冥鏹。未悉父親逐有收到無。父親領曰。皆已收到無誤。我曰。不知父親更需他項物品否。父親傾首而思者良久。始徐徐言曰。我不需別項物品。特我生前所常坐之籐刻蟠龍大椅。可卽焚化與我。吾良愛此椅也。我垂首應曰。謹如命。但父親生前所最嗜閱之書籍。亦有所需者否。父親曰。吾生前所置備之書籍。秦半板本精良。校勘完善。一旦焚化。亦至可惜。留度櫛上。待子弟輩翻閱可矣。惟南史北史兩種。晏子春秋二冊。越絕書二冊。陳龍川文集一帙。又兩當軒集一函。

此數書亦我生前之所好者。且板本並不十分珍異。汝可將此數種焚化與汝父親也。吾唯唯敬諾。旋又叩門父親。對於家政上。有何指導。父親曰。一切家務。有汝與二兒經理。尙無所隕越。汝父綦悅。爾母親近來好誦心經。與阿彌陀經。關於經中意義。可囑三兒時常鮮釋與母親聽。庶幾母親于誦讀之時。愈能領略到個中三昧矣。三兒爲文。頗挾諸氣。倘能多習龍門文章。及戰國策等書。其文當益見進益。四兒文章。修詞雖甚甚工麗。但常落小家氣派。後此當多讀盲史及諸子。至于詩詞一門。諸兒中二兒最所擅長。但藉此偶以遣興則可。若朝晚苦吟不輟。不獨非宜。卽能工如杜甫李白。生今之世。亦未必能吟得幾句詩。便可換飯噉也。戒之。五兒性情佻脫。舉止亦極浮燥。雖極明慧。若不納入正軌。後將終爲聰明所誤。今汝可將曾文正公家書。令彼日觀五頁。或十頁不等。且須時時督之爲善。毋令任情胡鬧。諸媳奢靡切戒。

亦不可過于逸居無爲。我家後園空地甚大。可令諸媳以種花補竹養魚爲消遣。于此消遣中而習勤之意寓焉。五女年尙幼稚。性亦聰明。督率不可遇嚴。俾能陶養其活潑之天趣。兄輩時或可將淺近之兒童書本教之認字。惟祇可認爲一種兒童遊戲。不可過分認真。要彼強記。否則反有窒其伶俐之天性。且將來長成。必以讀書無畏事矣。老僕徐大爲父親壯年。患難共嘗之。忠僕爾輩宜善遇之。視爲自家人可也。但彼好酒。老年人多飲。足以戕生。汝宜時時以婉辭開導之。能戒絕最佳。不能。則終以每夜略飲一杯兩杯爲度。卯酒尤不適于養生。此則汝宜令徐大決心戒絕之。親戚上門招待以周備爲上。其有貧困者。可量力恤助之。捐有餘以補不足。理之當然。此種地方萬不可稍存吝意。亦可稍帶驕色。汝等當知天下惟無錢人爲最可憐憫焉。餘事瑣瑣。汝與二兒可好自爲之。茲亦不及一一遍囑。今我不復多談。卽須還

冥間去矣。言已。乃起立。吾乞稍留。父親不許。並囑此後不必更再召我。汝等倘能努力做人。我在冥間總甚快慰。不必定須面晤也。吾恭立應之。父親頓卽隱去不見。後此我遂不敢復召。

與亡友靈魂對晤記

方雪漁君。白下人。少習賈。壯年嘗往北方。從事墾植事業。耗本而鍛羽南歸。亦我知交之一。以昔年病歿于南京故里。因是我亦于淨室中誦咒召之來。俾更作生死之晤聚。雪漁卽更應召而至。面貌愁悴。有行役苦色。猶是往歲鍛羽南歸情狀。惟精神則健旺無倫。此雪漁生前所未有者也。旣已現形。輒便疾趨近我身前。彎躬喜而笑曰。吾友。別來無恙。我答曰。尙安。汝在地下。當亦無恙。雪漁曰。君在今宵。何以遽爾召我。詎我友猶不忘泉下故交耶。余曰。然。我良念汝。故卽相召。思與我亡友。更作西窗談也。雪漁點首曰。甚佳。甚佳。

君亦憶否。前歲你我同立鍾山之頂。笑指明孝陵。而慷慨談今古興亡事之
光景否耶。惜時光匆匆。良游不再。當年偕游人。一死一生。更無能重續此遊
矣。言已微微感嘆。似不勝情者。我亦爲之惘然。遂相對坐下。我便問彼近幾
亦時返故鄉否。雪漁答曰。時常還鄉。且恆至家內觀察我家中人近況。吾曰。
汝家人慕見汝死現形。能不喫驚否。雪漁曰。否。我雖往家中。但不現形。君不
知拙荆生平負獅吼譽。凡百皆不畏懼。卽其丈夫。亦在不懼之列。其所畏者。
獨鬼耳。吾又安忍現形去驚我細君耶。言終。捧腹狂噱不絕。我亦不禁爲之
粲然。因語之曰。雪漁。爾今猶好作謔談。雖爲異物。尙無減往年態度也。雪漁
曰。天下朋友相見。最宜脫略形跡。喜笑忘形。倘必儼然相對。滔滔共作酸腐
語。此我生前之所痛惡。且亦爲我死後之所不願爲者。以君達人。當亦云然。
余曰。誠然誠然。朋友固當如是也。若擁頭巾。而嘵嘵以禮教相敦勉。此師生

之儀矣。何關乎朋友哉。雪漁聆我言。亟表同情。不知此數言。亦我一時欲投其好耳。旋彼又告我曰。葉蓉伯已亦到冥間來。君知之否。吾沈思有頃。反詰之曰。誰爲葉蓉伯。雪漁笑曰。君真健忘。此君卽當年年中秋佳節。同在蘇州闔門宴月樓偕飲者也。我又稍加思索。乃點頭曰。憶之憶之。此君非白頭而無鬚。當日在宴月樓席間。捧一小妓之臉。而狂嗅者耶。雪漁曰。然矣。卽君當筵戲呼爲老少年者也。吾曰。吾與葉君相晤。惟此一次而已。宜不更憶。但今更加思索。當年豪飲情狀。似其人亦頗富有風趣者。與汝堪稱一時瑜亮。不知如何猝然下世。聞之。使我惋惜。雪漁曰。一言以蔽之。葉君亦死於生活而已。此君家境欠佳。子女又多。一家之所衣食。皆賴葉君朝夕揮汗奔走而得。顧彼年老矣。豈耐辛勤。緣是遽積勞而卒。亦來冥間矣。余曰。未悉葉君在冥間近狀何似。雪漁曰。一死則萬事俱了。故彼自來冥間後。生活大覺舒逸。且常

來共我談笑。老子婆婆。興復不淺也。余又問曰。亡友中如張如麟。倪康伯。沈孤憤。金情虎諸君。汝在冥中。亦常與彼等相見否。雪漁曰。此數君。皆常相晤。如麟猶不減軍人本色。好縱談韜略。康伯神色沈靜。寡言如昔。孤憤最留心國事。時來人間觀察國中內亂情形。歸來輒引爲憂。以爲中國長此內爭不息。恐非爭至國亡不止。情虎懶漢。一死而懶勁愈烈。長日惟知枕石而飽啖螻螂乾耳。方雪漁言至此。微聞簷際有細雨浙瀝聲。雪漁卽起。別我而去。吾亦不更留也。

與宋教仁靈魂偕游記

吾既歷召鬼物。與之對晤一室。但所召多屬親友。頗思更一召生前與我所不相識之鬼物。來共傾談。因念故桃源漁父宋教仁先生。爲我中華民國先得之政治家。雖遭慘死。而遺愛長在人間焉。吾每次赴滬。必往宋園展謁其

墓仰望其石刻之遺象。猶可想念此大政治家。當年丰采也。緣是今決意召先生魂來。以面覲爲快。遂坐淨室中。連宵恭誦咒詞以召之。迨第三日夜。誦咒方竟。而先生鬼魂。果卽赫然臨前。頭髮作左右斜分。唇上養短髭兩撇。頰骨微高。面色略黃。雙目炯炯然。精神頗極飽滿。身材不甚高。衣西式短裝。酷有維新政治家之氣象。吾亟起肅之坐。先生藹然示謝。旋卽隨意坐下。吾亦坐而言曰。吾仰慕先生已久。故特奉召。想先生斷不以冒昧爲忤也。先生笑曰。無妨。我亦雅願與君一見耳。余曰。不悉先生近狀如何。先生復含笑而答曰。仍共諸舊同志。促膝暢談而已。舍此亦無以爲遣也。余曰。先生常相晤聚之舊同志爲誰。能略舉姓名相告。俾我得聞名而誌敬仰之意。先生曰。舊同志中。如黃克強、林文、趙聲、林述慶、楊篤生、陳英士、徐錫麟、程璧光、黃鍾瑛、朱執信諸君。皆我所時相謀面者。其餘諸同志。則暢叙之機緣較鮮矣。是時孫

中山先生尙開府黃捕。我因問曰。孫先生北伐之志願。就先生眼光測之。以爲能克償厥願否。先生皺眉曰。甚難甚難。孫總理以歷年奔走革命故。身體已極虧耗。恐不出數年。便須去世矣。北伐之願。未易卽償也。吾聞其言。孫先生不久卽將去世。頗爲震驚。良久。乃重問曰。未悉先生對於近來國內時局。作何批評。先生搖首者再。始強笑曰。國事我雅勿願提及。言之使我痲。今夕尙以談風月爲快。向我來此。見君屋外山水。頗極佳麗。又兼月色大好。盍同出偕游乎。我答曰。敬當奉陪。遂伴先生啓門而出。先生行走時。與生人無異。唯步履絕無聲息而已。旣出門。同往屋後槐樹蔭下。徘徊者久之。是時。先生嘿然無語。但昂首而延眇月色。忽復低首自嘆曰。大好江山。烽煙不靖。可惜。可惜。繼又偕我同往山麓。下一石橋上。對坐而賞月。先生偶見橋畔有野花數叢。卽擷其一枝。頻頻嗅之。玩久。始棄諸溪底。後乃復問曰。頗聞先生生前

好爲詩。能否略吟一二章。以爲今宵清遊之紀念乎。先生笑曰。吾對於五七言一道。初無甚深之研究。偶有所作。亦卽隨手散佚。絕無存稿。今所尙能記憶者。爲思家一律云。去國已三載。思家又一秋。親憂知白髮。閨怨定蓬頭。禹域腥膻滿。天涯道路悠。有家歸未得。期待滅仇讎。又安東縣一律云。平沙臨驛路。荒市倚江村。郡縣雜林古。華夷鴨水分。番營朝放馬。胡外夜降神。都護今何在。安東空復存。捨此兩篇外。餘皆不之憶矣。我亟嘆曰。先生之詩。乃大有唐賢氣息。甚佩甚佩。先生微笑。以彌謙遜者。並告我謂諸同志中。林文之詩最佳。陳更新詩詞。亦復不弱。我頗欲請先生將林陳之詩。亦見告數章。但恐先生厭煩。卒亦不敢更請。後先生向我自道其故鄉桃源之風景綦詳。吾聞之不禁神往。清談甫竟。倏聞樹際有鳥聲甚淒涼。先生顧我曰。此子規啼乎。我曰。然。先生遽悄然曰。吾良不樂聞此鳥鳴。今須與君告別矣。願他日更

再相見言終與我微笑領首者再輒卽穿林而逝吾乃惘然獨歸抵家斜月已上紗牕矣。

與曹霑靈魂同飲記

吾自召得宋漁父鬼魂後始知凡其生前不相識之鬼亦能應召而至不必定屬親友方能召來也一日又因獨坐淨室中思更召一生前與我不相識之鬼共來叙談誦咒已畢忽來一老者長爪通眉秀韻逼人而衣冠皆存勝代之制想必爲清初人物矣吾亟起揖問姓名老者捋鬚笑曰我曹霑也適經室外聞君咒詞故來相就吾喜曰翁非卽著石頭記之雪芹先生歟降此蓬舍有玷清輝矣先生揚袖笑曰彼此同調又何謙謙爲倘有酒餚願共淺酌以盡此良夜何如我急笑諾遂親往廚下攜得酒一壺饌數事置諸室中桌上先生絕不拘人世之禮卽共我對坐而飲其生平雅態于此猶可想見

也。相與問詢數言。便談及先生所箸之石頭記。我乃問曰。人世相傳。先生此書實暗寓清宮祕事。未悉然否。先生停杯搖首曰。穿鑿之談。萬勿信可。我撰此書。自傳而已。何涉于宮禁中事哉。初不料後世聚訟紛紜。皆張謂有所寄托。是洵可謂庸人自擾者矣。我笑曰。先生此書已屬自傳。則書中主人翁怡紅院主。當是夫子自道。更無疑義。但先生亦知否。後世正有無數之無賴醜漢。皆欲以怡紅第二自居乎。先生滿飲一杯而大笑曰。昔人有言云。學我者死。若輩之必欲効寶玉。要亦羨寶玉之紅粉成圍耳。不知寶玉真身之結局。卽爲此百輩脂粉所誤。至於貧居西山。一事無成。潦倒以終。又安足慕也。若輩學成。終且學得一死字而已。我又問曰。先生書中將黛釵二妹。置之于死一寡。能無嫌太忍酷乎。先生曰。此書我撰未終卷。卽下世而去。其後半部。皆我友高君所續成者也。按我初箸此書之本意。原欲使寶玉與湘雲結爲

夫婦者。非必欲定能金玉之緣也。但高君續書。將書中幾個人物。能一一使之死亡離散。尙無悼我箸書本旨。蓋我箸書初意。卽欲大觀園化爲白茫茫一片大地。如是。則非但能切合於我所親歷之一番孽海滄桑。且亦足以垂誠後世少年子弟。無爲色情所誤。奚知後世之人。反皆願効我之所爲。是殆爲正照風月鑑之瑞大爺乎。不悉癩蝦蟆亦曾吃得天鵝肉否。先生言至此。又滿飲一杯。擊掌大噉不止。我亦爲之絕倒。稍頃。我又曰。園中諸姊妹。若黛玉寶釵湘雲岫煙寶琴諸人。其本身必已皆登鬼籙矣。不悉與先生仍厮混在一處否。先生浩嘆而言曰。生雖有情。歿則已焉。當年耳廝磨鬢者。今在鬼間。皆尋常朋友而已。又安知所謂情哉。我曰。書中晴雯之結局。其淒慘之情。不減黛玉。我每讀大箸。常爲悵惜。不悉此妹在冥間。近復何如。先生曰。伊死後之情形。與生前情狀大異。生前彼在衆姊妹中。除黛玉外。爲口齒最伶俐。

而刻薄者近在冥間。突靜默寡言。漸趨莊重。且與紫鵲頗契合。惟共花襲人。尙是落落耳。我曰。顰卿在冥間。仍灑眼淚否。先生又停杯嘆息曰。伊人之淚。生已枯矣。死後又何從灑起哉。我曰。寶叙何如。先生曰。彼亦無恙。近共尤家姊妹。往來甚密也。我更問曰。柳湘蓮又何如。先生曰。湘蓮終是游俠兒郎。長日行蹤飄忽無定。我與彼不恆相見。方談至此。吾更欲有問。忽聞四郊鷄聲漸起。先生遽離座欲去。吾急起挽之曰。今宵與先生一晤非易。望更盡數杯而後別。先生曰。否。我聞鷄鳴必行。不宜更遲。後更暢談可耳。言已。輒卽微笑而隱。

與鬼鬪智記

一日秋宵。吾靜坐室中。誦咒召鬼。驀有一女鬼。應召而來。眉目頗見婉麗。惜體段微嫌肥腫而已。衣裳亦幻作人間裝束。縞袂碧裙。尙覺淡雅無俗詔。吾

問其姓氏自道名汪珠兒。我曰：今女士臨此，亦將作清談以遣茲良宵乎？珠兒嫣然曰：清談奄奄乏與，何如各鬪智力？一作雄辯何如？我乃笑曰：習辯論耶？吾雖無三寸不爛之舌，姑一試可耳。珠兒曰：然則我開端發問矣。吾且問君：凡人爲男子樂乎？抑爲女子樂乎？我答曰：似爲男子樂也。人間女子皆有生孕之苦，而男子可以縱情爲歡，毫無忌憚，此非爲男子樂之唯一明證乎？珠兒駁曰：不然，不然。人世女子固有生孕之苦，惟女子生平之大苦事，獨此一端而已。至於男子，雖無生育之苦，但其所苦，有較女子爲尤甚者矣。如按國中習俗，一家衣食之奔走，多須當男子獨任之，而女子則端守香閨中，坐以待食可矣。況女子生孕，其苦不過在一時，至于男子爲衣食奔走，而所得種種之苦，則鞠躬盡瘁，非至死不已。觀此則爲女子固較爲男子樂也。余亦駁曰：男子爲衣食而奔走，固云苦矣，然奔走之結果，金錢到手，便可隨意揮

霍以是。女子爲欲仰求男子供養之故。男子處處得以金錢壓迫女子。其爲青樓倡婦。無論矣。便如爲人妻者。亦未始非爲仰求其丈夫供養故。而作長期賣淫也。一貴一賤。昭然可覩。于以知爲男子。終樂于爲女子焉。珠兒又反駁曰。君言大不然。勿論世間男子。其奔走之結果。是否皆能全錢滿懷。而在任情揮霍。卽云能之矣。其以金錢而結納女子。似此女子爲金錢壓服矣。然此就表面觀耳。按之實際。初不知此男子乃反被此女子所顛倒於股掌之間。而不自覺也。譬如男子某甲。嫖一女子某乙。某甲爲欲博某乙歡心故。先不能不以辛苦所得之金錢。盡量投之。以求其愛已。某乙爲金錢故。便不妨佯與親暱。未必心服也。甚或雌威大發。反將男子壓服爲粧台奴隸。而此男子卽呼牛呼馬。無不樂就。萬一某甲黃金散盡。某乙可立卽反臉。若不相識。而某甲不但無所樂。反惹一身苦耳。以此論之。天下可貴者未必是男子。而

賤者未必是女子。男子表面雖貴。內幕實賤。女子表面雖賤。內幕實貴。男子雖貴。華而不實。女子名賤實貴。愛惠爲非淺。于以知爲女子之樂。要勝于男子千百倍而不止者矣。誰又云爲男子樂哉。當時余經此一駭。竟無他辭。可以置辯。因笑曰。女士洵是足智善辯。吾乃負矣。今我亦有一發問。願共女士辯之。試問爲人樂乎。抑爲鬼樂乎。請女士有以語我來。珠兒逕答曰。爲鬼樂也。人類之軀。爲皮肉所構成。故笨重而不甚自由。鬼軀輕靈。變化無窮。故無論天南地北。來去自由。毫無罣礙。於以知爲鬼樂於爲人焉。吾駭之曰。不然。以身軀自由論。雖鬼勝于人。但人類之軀體。舍疾病而死外。永無毀滅之患。爲鬼類之軀。一觸堅物。頓便四分五裂。致于暫時死去。卒煩靈魂。大受經營之苦。雖云自由。得不續失。此苦人類之所無有者也。卽此一端。爲人之樂。遠勝于爲鬼多矣。何煩女士嘵嘵多辯哉。今天已垂明。女士盍卽歸乎。稍遲。天

光大明。途間車馬多。女士獨行其間。誠恐復有裂身之憂也。珠兒聞我言。遽色變。荷荷而言曰。聆君之言。似爲人樂矣。吾果良畏車馬也。今請卽退。他日如蒙寵召。當更來。共君作舌戰焉。吾唯唯。珠兒立隱形而沒。後我亦不敢復召渠來。無他。畏其善辯耳。

請鬼書畫記

余素性嗜收藏書畫。齊唐宋以迄清代名人諸作。所收亦頗有可觀矣。因念我旣擅召鬼之法。何不更召一善書與畫之鬼來。爲我揮灑數幀。豈非亦收藏書畫者。一別開生面之事乎。旣發斯願。乃預備紙硯畫色華墨。以及各種名牋。儲諸淨室中。已則于每日宵半。恭坐誦咒以待之。迨第五日。果有一銀鬚烏袍之老鬼。應召而至。神彩灑然。鬼而似仙。吾卽離座揖問姓名。老鬼不欲直道其姓氏。惟自言別署曰花隱。叩以何時人。亦不肯道。我因曰。翁始工

書與畫者乎。花隱笑而答曰。聊能塗抹而已。未敢云工也。我速之坐。且曰。翁乃謙哉。今請陞坐。紙筆已並陳案頭。幸翁爲我大筆揮灑也。花隱微頷。但勿就坐。卽行近案前。審視牋紙者。再指一箋語我曰。此牋似是澄心堂紙也。我曰。誠是。翁洵精于鑒別者矣。花隱又笑曰。如此佳牋。供我胡塗。能無堪惜。言已。遽鋪牋提筆。爲我書聯。我急走近案前觀之。花隱一揮而就。上聯曰。寒蠶瘦繭題蓮子。下聯曰。翠扇紅衣賦藕花。書法仿李北海意。秀媚殆可亂真。吾嘆賞不已。並盛道聯語之佳。花隱卽曰。此聯語成句也。非我所撰者。吾以出處爲詢。花隱略一沈思曰。似是王曇之詩也。言終。復鋪冷金牋書一聯曰。古董先生誰似我。落花時節又逢君。蓋亦集成語爲聯者。顧其書法。又作板橋老人體。我又稱讚勿止。花隱遂又鋪畫紙。以畫筆醮彩色。作荷花一幅。筆意縱橫。着色如生。旁立觀之。幾疑有荷香馥馥。攢鼻而入矣。繼又作枯本寒鴉。

圖一幀筆致簫瑟。又似其筆底挾有秋氣者。我觀之。唯有亟讀而已。花隱亦專意爲畫。不與我多言。枯木寒鴉圖畫竟。又取大幅畫紙。爲作彩色山水一幀。圖中青山綠水。迴環不絕。山際着以高樓一座。樓頭有人。憑欄俯視溪水。似正有所遐思者。畫意清幽撲人。雅有石谷風味也。此畫旣終。我卽請曰。翁畫才天賦。殆足抗手古賢而有餘。今能否更爲我繪一二幅人物乎。花隱亟領首曰。可。于是先爲我彩繪士女圖一小幀。畫中一單衫美妹。方斜倚小簾。而仰睇簾外圓月。花隱語我。此畫蓋取冬郎八尺龍鬚方錦褥。已露天氣未寒時詩意。我又驚嘆。謂爲傳神之筆。花隱乃又取橫幅一。以敗筆飽蓄墨汁。繪風塵三俠之圖。着墨不多。而虬髯客太原公子紅拂三人。皆鬚眉生動。傳神阿堵。如將離紙而下者。花隱畫畢。似欲擱筆。我重丐再爲我繪一幅。花隱笑允。乃又繪立幅一。畫中作虎立斷崖。俯撲蒼鷹而不得之狀。虎勢牙掀

爪張尻聳尾騰。觀之使人神悚。而斷崩高樹橫籐等點綴。亦莫不點染有致。畫畢。花隱遂擲筆而笑曰。請君諒我。今不能復繪矣。我亦笑云。不敢強翁復繪也。但翁能否在書畫上。一一爲我加款乎。花隱仍笑許。將諸書畫加款已。我便延之坐。謂翁宜倦。請卽稍坐。花隱搖首曰。吾不倦。亦不思坐。今我事已了。願卽告別。我曰。翁來去匆匆。何哉。願勿卽去。俾得稍聆教益。花隱微笑不許。逕卽掉頭出室而去。吾疾起追之。已杳然勿見。其書畫數幀。吾今皆懸諸齋中。珍愛不啻若珠玉焉。惟在頃刻間。而書畫並作。盡十餘幅之多。若非鬼物。恐走遍天下。無人可與抗衡者。於以知鬼魂之萬能。確有驚人之致矣。但着筆之時。雖蒼勁可愛。惟毫頭歪斜。屈曲不羈。墨色亦濃淡不勻。恰似乩筆也。

人鬼交通奇觀下編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2164B

人鬼交通奇觀

下編

八四

~~1624943~~